皇明從信錄

東莞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壬申　景泰三年

正月　上皇在南宮○刑部侍郎耿九疇鎮守陝西至陝除弊屏貪威望大著先是六部卿佐俱使文移不得逕下按察司以故偃蹇不受約束疇奏得下府邊將請增賦兆[illegible]奏邊城士卒不爲少將[illegible]罷犯律精兼督[illegible]統氣[illegible]河[illegible]貪[illegible]明信人人自奮不然徒冗食耳竟不增戍○遣使貽瓦剌可汗書云我[illegible]朝自祖宗來與可汗無嫌已因使臣往來開將生[illegible]

備事不必留意念可汗能敬順天道復遣使皮兒馬黑麻等遠來朝貢厚意良善朕優與陞賞宴勞酹貢馬直所齎索罷附去但云答使事往有報青恐小人有短長言語傷和好徒使利歸于下怨結于上但瓦剌人朝貢者雖然亦須人少賞待可得厚。中國人民男女在瓦剌者俟使與偕來重賞不吝。

二月也先攻破普化可汗來獻捷○北虜也先遣使來通好因邀我使往報居言路者以為虜懷窺伺之心宜絕之勿往報使執政柄者以為苟不往報恐開邊釁侍講劉定之言宜遣使羈縻之使我得以益修內治 朝廷從言官

之議認絕之、而令羣臣具議備邊長策。○兵部侍郎李賢
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强而已。臣觀今日
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㨂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
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
而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於此。
若用得其法、虜弗能當也。臣觀車製、四圍箱板、內藏其兵、
下留銃眼、上開小窗。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
橫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
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以
載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

公在用之
得其法并
什戰車便
則怕以無
恐也

彼若近前，火炮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遁，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善於此。

陳建曰，李文達、余肅敏、丘文莊，皆陳車戰之利，而或有以為鵝鶻車者，謂不得行也，攷之前代名將用車制勝者，不但一衛青，如馬隆平涼州，朱超石却魏，眞來敵者，楊大眼、唐哥舒翰、馬燧、宋魏勝，皆嘗用之破敵，何不聞以為鵝鶻耶，愚故于治安要議，以修車戰為備邊之首、

以右僉都御史李秉參贊宣府軍務，總督邊儲，抵任，請銀三萬兩，買牛給貧乏，軍民樂業，邊餉充足，時北虜以剽掠男婦易粮米，朝議大口米一石，小口米五斗，虜不從，秉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毎口與米一石，總兵官以為礙例，秉曰，何恐使吾民赤子為夷人耶，專擅之咎，吾任之，悉如數與之

之後聞、帝以秉爲能。
四月命都督同知孫安鎭守獨石馬營等處以都給事中葉盛爲山西右參政協贊軍務、先是獨石馬營等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議者欲弃之、于謙曰弃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荐安、授以方略、命盛贊其軍盛至、列其利害、仍爲八條以進、次第行之、與安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完復如舊、盛又請官錢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稅課餘粮于官、凡軍中買馬、除犒勞功、恤貧、諸費皆于是乎取給、盛在獨石五年、邊人賴之。(一)學士商輅言邊外田地極廣、因在京勳戚

與鎮守總兵參將并諸指揮等官將附近城堡膏腴田地占爲己業軍士無可耕之地今日守邊要議莫善于與復屯田之制事下所司議行

王鏊曰我國家邊費最大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與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趙充國留田湟中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卒坐困西羌唐韓重華營田之利東起振武西逾雲川極於中受降城歲省錢千三百萬斯非前事之明效也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今日無能行之者何哉。

五月二日詔立皇子見濟爲皇太子生母杭氏爲皇后廢皇后汪氏居別宮改封 上皇長子皇太子見深爲沂王次子見清爲榮王見淳爲許王廷臣俱兼宮僚先是 帝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乃默與王誠舒良謀先啖內閣諸

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一百兩陳循輩惟知感恩遂以太
子爲可易時廣西思明府知府黄堈以折禦功累官廣西
都指揮使庶兄黄竑欲奪嫡陰謀殺堈巡撫廣西刑部侍
郎李棠總兵都督僉事武毅發竑情罪當死竑知帝
意欲易儲無人先發遣人赴京先賂用事者然後上疏請
易太子下禮部會多官議陳循草詔已與衆將署名
王直有難色循持筆作半跪直不得已亦署給事中李侃
對衆洒泣都給事林聰御史朱英陳不可不止奏上　意
廟出就沂邸而見濟立于是陞賞太濫有滿朝皆太保一六
部兩尚書之謠王直得所賜元寶扣案頓足數日此何等

人共其言但不可行

大事乃出一發夷耶吾輩愧死矣累疏求退然佩歷詹事府丞聽陞右春坊司直皆不辭也玹以大赦原免復職尋陞都督毅降黜棠致仕及　上皇復位玹飲藥死斷棺鞭尸子政等皆伏誅何足怪○上旣冊懷愍爲太子尚書楊翥以潛邸舊人自吳入賀僉事陳循一見語之曰異哉公之此行吾謂公當諫也奚賀爲翥無以應○初　上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　上爲之默然蓋　上所言者謂見濟英所言者謂　上皇長子也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英之賢若此陳循輩亦可以愧死矣

陳建曰實錄云景泰欲易太子羣臣怵於利害無敢異辭於是賜以官僚美秩付之閣下任其所取文武羣臣預者十七八自公孫而下數十人為太保者十人名位之遷一二至如此惟賢等侍郎四五人不預二易之後人情怏然不平貪其利者自以為榮者不知義者已知其非善後之計也已而天道一還盡革無遺而詬責者亦多回視之不預者反有慍焉榮辱相尋如此士於立身不可不審也

薛應旂曰南城之錮已貽子臧之節易儲之舉益滋彰賢之濕王直猶知覺死而委任權力之重如于謙者嚴獨無一言天順丁丑之及恐亦不當獨罪徐有貞也

命侍郎李賢姚夔副都御史洪英等分詣兩直隸及十三省考察庶官之不職者

按天順日錄謂洪英儒雅君子泊往浙江考察為彼黠者妄訴之凡加誚毀　朝廷不及察而罷之令致仕及覩其行事作之人飽載而還者反無是非之懷不知此又何也愚謂考察庶官在命使而所以考察命使在朝

廷當時公道不明如
此又何用考察焉

九月南京兵部尚書王驥致仕

十月命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文入閣參預機務

癸酉 景泰四年

正月上皇在南宮○改侍郎耿九疇為副都御史仍鎮守陝西時詔陝西市羊角為上元燈九疇上疏略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乃止○吏部尚書何文淵罷時科道交章劾文淵貪縱奸邪乞治其罪文淵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云天祐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〻所屬對也乃令

致仕。

按天順日錄，何文淵寺丞以遺詔時，寡欲一部大治，召為刑部侍郎，雖有深意，以治事之，弗克遂，人亦未知之也。後以故之疾，天下多事，廷臣交章乞起之，遂累遷冢宰，其公留心人才之際，請之速露，而居言路者不容其長，敢以疾去，不出部名，必然傳後，今也雖講為辭而喪其美，可足羨哉。

當入改寄　後卞截越　當案

二月，以王翺為吏部尚書，時吏書缺，上命舉可稱任者，銓綱率諸御史上言，左都御史王翺嚴公峭直，右副都御史年富操履端方，大理寺卿薛瑄持正不回，此三人者，擢而用之，庶能品藻人才，追蹤王直，于是召翺為吏部尚書。

三事實一事

翺嚴加考察，公銓注，抑奔競，杜請託，一時任使並稱得人。

七月，非虜也先弒其主脫脫不花，併其部落，遣使入貢，

八月、增定各鄉試取士額數、累朝以來、漸增取士額、順天應天二府、各一百名、浙江福建各六十名、江西六十五名、河南廣東皆五十名、湖廣五十五名、山東四川皆四十五名陝西山西皆四十名、廣西三十名、雲南二十名、正統三年、景泰元年、開科、皆不拘額數、至是以天下人才彌盛、始加增定焉、順天應天各增三十名、浙江江西福建河南湖廣山東各增三十名、廣東四川陝西山西廣西各增二十五名、雲南增十名、○改各處鎮守侍郎爲巡撫都御史、時議以鎮守侍郎、與巡按御史不相統屬、難於行事、又文移往來、亦多窒礙故也、

彭韶曰、我　朝初制、歲遣監察御史巡按方隅、或大警重患、乃遣廷臣行視、謂之巡撫、迄事而止、無定員、宣德中、以關中江南等處地大而要、始命官更代巡撫、不復罷去、正統末、南方盜起、北虜犯邊、於是內省邊陲、偏置巡撫官矣、

軒轅陣圖

命兵科給事中鄭林採練團營軍士、林既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教閱卒伍、具疏、繪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皇帝破蚩尤之陣、夫古之蚩尤、即今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兵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兵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

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相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造遁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為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以神其術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大將居于玄武之位而北嶽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林浙江常山人時居兵升見圖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

有守有才可謂完品

踏致死劾其操練不如法當國者遂請以事委之林乃用此陣教閱隊伍始整其法至今不廢○命太監阮安往治張湫決河道卒安交阯人爲人清苦介潔善謀畫尤長於工作之事其修營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司公宇及治塞楊村驛皆大著功績工曹諸屬受成而已平生賜予悉出私帑上之官不遺一毫益中官之不易得者。

按我 祖宗盛時內臣不預政賢否皆泯於無迹正統而後司禮監用事而後賢否分而阮安金英懷恩輩得先顯名焉弘治而後內臣難乎若人之選矣竊謂述目錄名臣者附阮安輩二三人以示內臣表儀風勸在前而人益知所以自勵矣。

貪夫與賊萌無異

瀝血披干炳上千載不墜

召大同總兵定襄伯郭登還朝先是登上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官士廉恥惟肆貪婪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狡態豈能預度倘或渝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手足無措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正欲大興屯田以病召還

九月左都御史陳鎰致仕尋卒鎰吳人先鎮守陝西十餘年有惠政陝人尸祝之

十月以左諭德徐有貞爲右僉都御史遣治張秋決河先是河溢滎陽縣自開封府城北經曹濮以入運河至兗州

府沙灣之東隄大洪口而決濟汶諸水皆從之入海會通河遂淤澁運艱阻先後遣工部尚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治之皆弗成底績至是集廷臣議于文淵閣舉可以治水者以有貞名上遂擢用之

按有貞先名珵以倡南遷之議為太監金英所叱遂憤悵惆因以玉帶獻于陳循循教之曰汝當更名無使內家君知度朝廷忌其議而為可尤也乃更名至是遂舉治河者命將行度地征水作九堰入剛以制水勢濟漕渠凡四百餘里歷三載始訖工

十一月皇太子見濟卒

甲戌 景泰五年

正月上皇在南宮○積雪恒陰詔求直言○會試天下舉

其以兵部侍郎兼學士商輅洗馬李紹爲考試官取彭華等三百五十人廷試賜孫賢徐溥徐轄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張寧內丘濬何喬新楊宜耿裕鄧廷瓚皆以功名顯

四月南京大理少卿廖莊應詔上疏不報

時災異下詔求言南京大理少卿廖莊疏曰 上皇被留虜廷 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鑾輿未復勞寤未報爲責 皇上之心即堯親九族敦五典之心也稍聞郊廟禘嘗 皇上務美延歸上皇於南宮臣遠臣未知 皇上於萬幾之暇曾時朝見以敘天倫之樂否及寬之情否也臣自爲翰林庶吉士行給事中大理寺丞時覲 上皇御位之初逮太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郭璡等正副使副封 皇上於東宮人臣每遇元旦冬至令節羣臣見 皇上于東宮百官思 上皇兄弟友愛如此天下其有不治乎今幸 上皇迎

人所難言之辭展公懇切至此是某卷中第一奏議

緒伏望篤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時朝見　上皇於寧宮，或講明家法，或論維治道，仍令羣臣時令亦得朝見　上皇，以慰　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于國家，恩義通于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為　上皇諸子，皇上之諸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　皇上有公天下之心。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　仁宗　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　上皇之北征，亦為此天下也。今　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係屬天下之人心矣。近年日食星變，地震且陷，山崩水溢，災異疊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切憂心，以為弭災召祥之道，莫過于此。不報。

新建隆福寺成，　車駕擇日臨幸，有司已夙駕除道，太學生楊浩上疏：　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士，聞風快覩，今又棄儒術而崇佛道，豈有　聖明之主，事夷狄之

[illegible]而可垂範後世者耶儀制郎中章綸亦疏言儀者賓禮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君臨非聖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實累 聖聰 上覽疏即日罷行先是虜也先弑其主而併其衆浩請乘虜使未還出其不意調遼東諸路兵討之二疏既上浩名震京師○時又有太學生姚顯疏言王振竭生民膏血修大興隆寺極爲壯麗 車駕不時臨幸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佛而得夷狄之禍若梁武帝足鑒前車請自今凡內外修葢寺院悉行拆毀用備倉廒勿復興作爲萬世之法也時不能用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內外建寺二百餘區諫官不言故二生取重于世焉

五月下禮部章綸監察御史鍾同下獄時所立 皇太子見濟薨疾殤殂鍾同手疏請朝 上皇復沂王爲皇太子未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衡止之以諷禮部尚書胡濙濙稍不敢對曰作炎作死同不聽竟上之下禮部會多官議適章綸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其一謂 太上皇君臨天下十四年是天下之父也 陛下嘗受册封是 上皇之臣也伏望時節率羣臣朝見於 南宮以敦同氣之情以隆尊崇之禮而又復汪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 沂王於儲宮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可致天意可迴災沴可消矣疏入 帝覽悲大怒時已暝宮門閉乃傳旨

自門隙中出命錦衣衛卽刻逮捕入獄拷訊又二日旅[illegible]
同逮治日加拷掠流血被體遍令誣引大臣并南宮通謀
不服復加炮烙之刑窮治慘酷瀕死卒無一語會天大風
雨黃沙四塞乃審勑錦衣衛緩其獄令囚禁終身○時兵
部觀政進士常熟楊集以書上于謙略曰奸人黃竑進易
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為脫身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廢
宮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二人死杖下而公等坐
書
享崇高奈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
進士楊知
州於于卧
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為安州知州○時有給
事中吳江徐正密請召見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 上

皇復位者有望廢太子　沂王嗣位者　陛下不可不慮

宜出　沂王於所封沂州增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

宮門之鎖亦宜灌鐵　帝怒黜為雲南經歷復脊所泾者

未行乃謫戍鐵嶺衛又有御史滑縣人某亦言南城多樹

事叵測遂盡伐之時盛夏　上皇嘗依樹涼息及樹伐得

其故懼甚

按　上皇復位之後下御史詔獄杖殺之徐正受凌遲之刑

召薛瑄為大理寺卿先是瑄為王振所陷落獄家居己巳

之變以薦起為大理寺丞尋陞南京大理寺卿太監金英

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言

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尋被召命時蘇松饑民[illegible]富家不與遂焚其舍、蹈海以避罪遣王文往按其事坐以謀叛連及者五百餘家瑄抗章力辨之。獲免者衆文謂人曰此老倔強猶昔○齊庶人聽憐谷庶人聽徹移置南京

六月勑儒臣纂修宋元史書倣朱文公例編纂上接資治通鑑綱目共爲一書

七月復勑禮部纂修天下地志○詔頒君鑒錄于羣臣吏部侍郎李賢擇其中善可爲法者二十二君幷君擇取最切要者三四事集爲鑑古錄上之

按天順日錄 景帝時然此疏不省問中官王誠等曰此奏欲何爲誠對曰欲 陛下學此數君耳乃頒之

謫福建巡按御史練綱為邠州判官時福建官臺山民聚為盜綱趣兵捕其渠魁而釋其協從於是與諸司相忤按察使楊珏奏其縱盜當道亦多忌綱遂致遷謫綱適遭父喪自是遂不復出矣

長州練綱由鄉舉歷事都察院上中興要務入條又上勤王急務疏帝命施行之綱謁左都御史陳公鎰曰刑部俞公有意以臺端薦我其謁尚書俞公士悅蕭[illegible]公亦如之二公相賈無有也始悟其欲求薦而辭於[illegible]言忿綱數上時政疏有聲且畏其口遂以綱名應投御史景泰四年命綱協贊陝西延綏等處軍務自陳名[illegible]責對乞陞僉都御史度可壓服人帝謂陞官豈可自乞然則此公之躁進有素其外補宜也

乙亥 景泰六年

正月 上女某在兩宮◎命太監班祐鎮守兩廣◎[illegible]

[illegible]龍水徭賊破之時[illegible]徭賊[illegible]
賊作亂合諸山衆徭大肆殺掠民罹其害昂乃調江西狼
兵及獞人同官軍直搗徭巢斬獲甚衆陞左都御史

按瀧水猺傜征賊自馬恭襄征後天順初葉成化元年韓雍再征之至今入十餘年無復議征者賊日益肆矣今邊臣猶議西復哈密北復大寧東勝河套爭不毛之地今此瀧水猺衝一帶乃吾郡縣內地距德慶州治僅隔一江去梧州總府不百里爲兩廣往來咽喉奈坐視其寇掠吾民阻截江面爲肘腋之患而不恤緣江兩岸數百里山林深密不敢斫伐其一草一木 朝廷何用設此鎮衛爲矣崔船閣羅傍瀧水之賊爲害深矣而有司不肯議征彼欲以狼兵建舍并官軍分爲數道一自參林入一自高州入一自新會入一自德慶瀧水入一四面并進而梧州大兵上流振之且縱火盡掊其林木使無所蔽羅傍瀧水之賊反掌可平也嗚呼馬恭襄韓襄毅諸公何人哉

三月逮南雄知府劉實下詔獄、

實以宣德五年進士、改庶吉士、乞歸、陞金華府同知、以廉直著聲、擢爲順天府治中、召修元史、筆削任心、無所諮承、屢譏見他人書不合己意、輒大笑聲徹陛閣、閣臣者警得相戒、勿以稿示、出爲南雄知府、南雄當嶺南孔道、商稅巨萬、知南雄者、輒盈囊推其餘餌過客、得其懽心、且爲游聲賣實至、存稅十一、籍郡學、補張九齡大庾嶺松、不肯私一錢、未數月、有朝使徼外、至南雄、意得重賄不得、輒苛辱實、郡人擁實出、朝使去至部、部人爲言南雄守且騃奏刑侍、橫索賂辱太守事、朝使懼恐、得馬馳奏實抗敕使、毀敕大不敬、詔逮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蒙恩仕官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奢粗衣敝飲、爲國家愛養小民、不恐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

上不復更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實嘗著書、平生辛苦、君子比之范丹李及云、

八月杖南京大理少卿廖莊、及前郎中章綸御史鍾同、於午門、謫莊陝西定羌驛丞、同死杖下、先是莊嘗上疏[illegible]

齎執。上皇及加恩沂王，恃貴至是，莊以冊表至京，[illegible]給勘合，陛見，命錦衣衛拿在午門前着實杖八十，謫邊遠驛丞，并拿章綸、鍾同，各杖一百，同死杖下，綸禁錮詔獄。

丙子　景泰七年

正月，于謙以病在告，帝遣太監興安、舒良視之。謙持身嚴，一毫不苟取，位至孤卿，先世室廬盡畀其弟，惟市屋數間以居。正室董氏卒，謙時年未五十，不再娶，以王事多艱，窮年不還私第，居止朝房，留一養子自侍，食無重味，非公宴不置酒。嘗緣疾在告，興安、舒良奉旨更番來視，見謙自奉諸凡過於簡朴，歎息，因以聞，特為計所資用，一切上方

製之至轂尚膳醯醬蔬菜之屬為賤、鶴幸萬歲山伐竹為遲以和藥丸尤異數也、言官嘗言栢用過重與安言只說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朝廷正要用人似此才、尋一个來換于某、眾官默然而退。

陳建曰、按瑣綴錄云、兵部侍郎王偉先任職方郎中、因少保于公薦陞是職、未幾伺于公過、竟密奏之。景帝信任于公方專、召入以偉奏授之、公叩頭謝罪、帝曰、吾自知、卿勿憾也、公既出、偉下堂迎問之曰、今日聖諭為某乎、公曰、姑人評之、既入復請、乃笑曰、老夫有不是處、賢弟當面言之、未必不從也、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偉惶愧局脊無地、君臣相與如此、誰得而間之、于公所以致信任之專、實由與安全英諸人之力、又按瑣綴錄、景泰間用人多密訪于少保于謙、時缺祭酒、翰林徐有貞屬意補之、以門生楊宜為少保內姻、託為之請至於再四、少保曲意從之、因中使言于上、一日退朝宣少保至文華殿、辟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有才[illegible]

心奸邪豈堪爲祭酒若從汝用之將使後生秀才輩被他教壞了心術少保無所對惟叩頭謝過而已

順天河間二府民飢命刑部右侍郎周瑄往賑之時二府素無蓄積又連遭大水公私皆竭瑄奏乞裁省冗官停徵粮艸免追久欠馬騾牛羊暫罷供應柴炭夫役聽其採取泉莊湖泊之利及乞招商中納塩粮損其斗數借水次官倉之粟濟民凡七事行之○調工部尚書石璞爲兵部尚書調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江淵于工部時于謙以病在告朝廷欲求一人協同之淵在内閣與同官不相睦欲求出補兵部王文與商輅密擬内批調璞於兵部而以淵代之淵不知之明日旨出淵太恚失望

按璞河南臨漳人由舉人爲人平易類極脫耆遇事剛明凜不可犯歷官四十餘年清介如一日致仕歸賀田僅百畝鄉人有爲典史歸者璞往其家几上陳銀器並列金杯十餘問曰汝官幾年矣曰未滿考也曰何歸乎曰刁民訟吾貪奪職璞曰嗟夫使我治汝汝焉能還鄉里哉拂衣出

四月沙灣堤成

五月洗馬柯潛奉命主考應天鄉試初入境時泊舟淮安有應試生暮夜投謁潛叱之彼以重賂遺前固請潛怒命左右執付有司以法懲之○襃字通志成內閣先承密旨擬陞總裁纂修等官之秩時閣老皆職保傅止進兼官獨擬商輅陞兵部尚書錢溥自贊善兼檢討擬陞諭德兼侍講廷臣自編修擬進中允稿定屬輅繕正輅退溥兼編修

若誤筆然陳循欲改如初擬輅言溥既越衆陞二級則無官豈宜復陞遂付王忱太監將進諸閣老下堦卻步循獨追送出閣門耳語王忱曰諸總裁皆止進一官輅豈可獨陞亦須從衆例輅却不知至期手勑出輅仍舊兵侍兼學士加兼太常卿乃愕然不滿○尚書胡濙因災異乞罷不允時年八十二矣○秋欽賜大臣子陳英王倫爲舉人舊制南北京闈例令四方之士遊太學及伊親仕宦者皆得應試至是順天府鄉試右春坊大學士劉儼侍講學士黃諫爲考試官時内閣陳循子瑛王文子倫入試俱不中選循等論奏儼諫二人閱卷不公如監試御史林聰同邑林

挺亦在中列、且摘策題有無正統等語以傲 帝、請如洪武間罪劉三吾等例、重閱科考試有旨、命翰林院復閱取中試卷、高穀懼儼等禍不測欲爲申救早朝奏事畢出班跪、稱少保臣高穀有事開上、詭因召至榻前、具述其情、且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況又不安於命、欲構考官可乎、由是儼等得釋、而英倫特旨欽賜舉人許赴會試、一時興之禮科給事中張寧劾奏循等私其子而爲暴才稱屈失大臣體、難居內閣、乞賜罷黜、不報、

按是年鄉試有二異、有欽賜舉人、有再舉鄉試焉、景泰癸酉吉安羅崇岳、冑試中順天府第一、爲京士訐奏、詔充原籍學生、是科復領江西第三十九名解元、倫俟以字行、爲王宗彝舉坐累、謫戍邊、成化初還宥歸、遂取進

士、官至尚書、蹤跡尤異、

又彼周學士敘薦講永樂洪熙宣德三朝、扈御大班、陛退各衙門官卸於門上說事、輪流向前、摘權政務、蓋高少保此舉、正遵舊制也、

九月、湖廣苗叛、兵部尚書石璞討之、○陞徐有貞右副都御史以治河功完也、

十二月、巡撫江西僉都御史韓雍劾寧王不法、幷論府僚、上遣大臣即訊、削奪王護衛、罪諸官寮、○是年福建僉事致仕陳祚卒、

丁丑 景泰八年

正月、帝不豫、○丙子百官請立東宮、不許

英宗睿皇帝

丁丑天順元年

正月、午、上皇復位、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大赦詔曰、朕昔恭膺天命、嗣承大統、十有五年、民物康阜、不虞北虜之變、惟以宗社生民之故、親率六師禦之、而以庶弟郕王監國、不意兵律失御、乘輿被遮、文武羣臣、旣立皇太子而奉之、豈期監國之人、遽擁當宁之位、旣而皇天悔過、虜酋格心、奉朕南還、旣無復辟之誠、反爲幽閉之計、旋易皇儲而立已子、惟天不佑、未久而亡、杜絶諫諍、愈益迷執、矧失德之良多、致沉疾之難療、朝政不臨、人心共憤、乃今月

十七日朕為公侯駙馬伯及文武羣臣六軍萬姓之所擁戴。遂請命于　聖母皇太后。天地社稷宗廟。以今月十七日復即皇帝位。躬理機務。保固國家。其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大赦天下。咸與維新。

時景帝不豫數日不朝儲嗣未定內外憂懼在廷各懷擇立之志內閣王文與　王誠謀欲取襄王之子立為東宮其事漸洩既而　景帝病亟太監興安諭羣臣請復立舊東宮無肯而上　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illegible]

[illegible]

萊侯 景帝十七日出視朝，令辭懇請復儲太子正位
東宮。議已定，而石亨知 景帝病甚，必不起，乃與掌兵都
督張軏、張輗、左都御史袁（?）、鴻臚卿楊善、副都御史徐有
貞謀迎 上皇復位。遂陰結中官曹吉祥、將兒白于
皇太后，又通款于南宮，許焉。十六日，既暮，軏、輗等皆于
有貞宅。時邊報非虜欲寇京師，有貞以爲宜乘此以備
非常爲名，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軏等皆從之。有貞升屋覽
步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矣。將出，有貞焚香祝
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滅族之禍。給人。不
歸見矣。遂往會亨，收諸門鑰，開門納兵，近十人。時夜四
鼓，天色晦冥，亨、軏等皆惑，顧謂有貞曰：事當濟否。有貞
大言曰：時至矣，勿退。遂薄南宮，毀垣壞門而入。亨等
入見，上皇出，問曰：爾等何爲。亨等俯伏，合聲請陛
下登位。遂共扶登輿，有貞等前導，忽天色明朗，星月交
輝。上皇顧問卿等爲誰，各對某官某。遂升奉天殿，登
御座。初，文武群臣約以是日並入候，景帝出視朝，祈
遂前議填之，南城呼噪，振驚，群臣失色，須
臾鐘鼓大鳴。上皇復位矣，皆趨入賀。
逮少保于謙、王文及都督范廣、太監王誠、舒良、王勤、張永

等下詔獄。○命徐有貞以本官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典機務，明日陞有貞兵部尚書，兼職如故。○逮內閣學士陳循、蕭鎡、商輅，尚書俞士悅、江淵，侍郎項文曜、王偉、古鏞、丁澄、沈敬等，下獄。○出前禮部郎中章綸于獄，擢爲禮部右侍郎。○擢太常卿許彬爲禮部左侍郎，大理寺卿薛瑄爲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與徐有貞辦事。

按石亨輩紛紛爲迎復之謀，欲邀彬爲之，彬曰，此義舉也，留予當爲，第彬老矣，無能爲也，乃若徐有貞，亨輩遂與有貞謀以成功焉，至是亨亦引與爲彬下上，瑄亦素衆望所歸，故並用之。

論迎復功，進封武清侯石亨爲忠國公，食祿一千五百石，都督張軏爲太平侯，食祿一千三百石，張𫐄爲文安侯，都

御史楊善爲興濟伯並食祿一千二百石並子孫世襲原賜英國公張輔弟也軏尋吏名賜○論隨駕功擢鎮撫哈銘試百戶袁彬並爲錦衣衛指揮僉事○二十二日斬于謙王文范廣及太監王誠等于市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免死發口外鐵嶺衛永遠充軍蕭鎡商輅王偉等原籍爲民先是于謙等下獄徐有貞猶豫張軏揚言曰若不殺謙等今日何名獄遂決

于肅愍行實曰英帝光復寶位實天與人歸之會石亨輩貪天之功權爲己有假奪門迎復之功以欺朝廷誣迎立外藩之罪以報私怨其設心皆謂此罪不實則彼功不高不大殺戮大臣則威不立不構成黨逮大獄則權不專乘機嗾言官劾謙與王文等俱下獄所司勘得金牌符勑見存禁中則無顯跡石亨等揚言曰

無驗跡，其意則有。及延輔、徐有貞令所司痛加拷掠。王文不勝憤，反覆力辯。謙俛首不辯，但言亨等意已如此，辯之何益。法司承亨等風旨，乃以意欲二字附會成獄奏上。上猶豫良久曰：于謙嘗有功。眾未及對，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等于死，今日之事為無名。上意遂決。謙與文等俱斬于市，籍沒其家，家屬皆發邊衛充軍。

立建按都御史蕭維禎等所構獄辭，謂謙、文等欲行主立外藩，依謀反者律凌遲處死。陳循、項文曜等為知于謙等謀反故縱者律斬。嗚呼，亦酷矣。

天順日錄曰：王文初謀，于謙等未必知。石亨輩不過因謙為總督軍務，一切兵政專而行之，亨不得遂其所私，乃乘此機而除之。其餘皆因平日不足者，而中傷之，未必皆知王文之初謀也。况王文之謀，其實未發，所以誅戮者多非其罪。乃曰亨等捨命舉此大事，以為有社稷之功。上亦信之，極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招權納賂，擅作威福，恣意妄為矣。

雙溪雜記曰：正統己巳之變，于謙以社稷為重，力排羣議，選將練兵，堅推景泰，光輔中興，厥功非細，天下人皆知之。[illegible]哉，殺身之禍莫奈何。于公效用之日，正小人側目之秋，[illegible][illegible]抗一疏，于公於是乎難免矣。程篁墩論于

公之受誣，爲王于构所之心，和于言官之口，殺于法吏之手，斷曰公論也夫。

高穀曰，英宗歸不復係冀，無所覬景帝也。景帝不起，儲位無人，爲首倡英宗而他求，羣卷甚于謙逆立外藩之說，未必有之。然復英宗非法情也，彼議惟憲宗繼統耳。此亦不失爲正，然於英宗父子之間，宜思所以處之。當時諸臣請景帝之立太子，亦遜矣。景帝不起，嘗請於英宗。英宗際御下也，或依勸而命。然尔飢出已，仍稱太上皇，如廟攜焉，可也乎。謙諸臣非知不及此，蓋以社稷爲重，君爲輕之說。知英宗必歸之矣，謙當時不欲英宗之得還也。然其心無非社稷計者，蓋勢不能不然。英宗惡得而罪之。謙之失在景帝易儲而不諍，疾乎之罪，然其功大矣，容掩過已哉。

或謂延待時宜奉太子居攝，惜謙等見不及此。議者謂謙非見不及此，蓋特以祖宗之社稷爲重，若太子居攝，則惟父爲重，天下爲輕，天理至情，必圖迎復，郕廢勝以上皇爲歸，豈肯廢足來，勝宗之事可鑒也。故建立郕王，是不以金法而以正虛，竟致社稷覆安。上皇之而以復辟，益賞擁戴於是也。但易儲一節，謙無言

力言以救正之，其罪尤於僨事者之深矣。

以千戶盧旺、彥敬為錦衣衛指揮使。一日，亨引三人從至文華殿前，上問曰：三人何人也？亨對曰：臣心腹人也，嚮迎請陛下復位，皆與之謀，其功實多，乃特擢二人為指揮使。自是求請無虛日，月報功陞職者四千餘人。○令翰林官有帶東宮官銜者俱改別職，以景泰易儲故也。○科道劾司禮監太監興安弄權亂政，鎖門易儲，與王誠、舒良等為黨，明知逆謀，不能諫阻，心持兩端，坐觀成敗，以為向背。梟其首以戒權奸。上謂安罪本當死，姑從寬貸之視事。○奪郭登定襄伯，以為南京督僉□，太子太傅

高穀、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並致仕、將內閣諸臣皆流放竄殛、惟穀以忠謹故、 上嘗曰、穀在內閣、每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穀無他腸、可致仕、

按穀既歸田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正統景泰天順間事者、輒不應、官至台鼎、而家業蕭然、敝屋薄田、僅足衣食、其方穀端靖、廉潔無私、卓然有古大臣風也、○直器宇宏偉、性嚴重、寡言笑、居家儼然、及接人、和氣可掬、既秉銓軸、留意人才、干請斷絕、奔競稍息、居第臨既不爲介意也、歷子積爲翰林院檢討、○濙平易寬和廉靖寡欲、自奉簡薄、與居有常、未嘗疾言遽色、人皆知爲君子長者、既去、遣子長寧入謝、授錦衣世襲職、

二月朔、 皇太后誥諭朕 景帝仍爲郕王、歸西內、越數日、將郕王所立皇太后吳氏復爲 宣廟賢妃、郕皇后汪氏始爲郕王妃、欲天壽以景泰年號、 上曰、朕當

[illegible]王[illegible]葬[illegible]

辰、[illegible]自盡、以殉葬。○贈故御史[illegible]

大理寺丞、官子啓知縣。廖上疏請同遺骸得出圖土葬

時同殺已久矣、血漬骨骼洗出借餅好後雜葬難。○少[illegible]

阮浪、贈太監、仍命儒臣撰文立碑。○召前南京大理寺卿

講陝西定羌驛丞廖莊還復前職、尋陞南京禮部侍郎、以

召巡撫陝西副都御史耿九疇為右都御史、掌院事、召南

京督儲副都御史軒輗為刑部尚書。九疇輗二人皆廉介

苦節之士、操履素定、天下信之、故復位之初首召用焉

輗初為進士、差往淮上催糧、冬寒、舟行忽墮水、救出、衣

盡濕、僅一綿被自裹、有司急為製衣一襲、却之、不用、餘

非凡老也

待賓衣之乾。擢監察御史，獨振氷蘗之聲，存爲浙江按察使，俸資之外，一毫不取。四時著一青布袍，破則補之，蔬食不厭。與同寮約三日以米易肉一斤，多不能堪，忽聞親喪，次日遂行。寮屬有未及知者。九疇初爲兩淮鹽運使，廉名大著，嘗坐水衙，一童子曰，水之清，不如使君之清。九疇河南盧氏人。軒輗，河南鹿邑人。

詔舉廉民凡八十以上者，賜冠服，京師民茹文中，百有四歲。上召見，恍其狀貌與致辭，賜冠服帶履，命順天府宴，又命吏部尚書姚夔以下造其第致賀。

崔銑曰，三代之禮，養老莫善於宴，發義其善乎。夫養老者，養體也。民見老人而知加愛，養義者養貫也。民見老而知加敬。

會試，以彭華、呂原爲考試官，取吳寬等三百人。

臨[illegible]，[illegible]試舉人，賜吳寬[illegible]等進士及第[illegible]

[illegible]議宜力守正文臣[illegible]

贊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

翰林記曰，掌文淵閣事，有貞所自著也。制在禁衛大臣非人臣所可掌，以非軍功自進封爵者，知其不敢參[illegible]

械前給事中謫戍鐵嶺衛徐正至京，磔誅之。

正在景泰中嘗行離間，故械至京。[illegible]破其腑出臟，皆青，遂剮于市。

前吏部尚書致仕何文淵卒。

文淵預草景泰易儲之詔，時以矜伐于人，及上復位一日訛傳陳都御史將至邑，文淵遂自縊死，時同僚係郎楊積謫官家居，與文淵子主事喬新情悉奏文淵之死，實諸子逼以脫禍，喬新亦奏指吏撫賓東時嘗搒責拉及代擬草易儲之疏，俱命官按逮至京鞫之，逮涉已往，俱獲釋。

巡撫大同副都御史年富致仕，時富為石亨姪參將石彪

天下之事豈若是少哉

爲不可所累

李賢盡言敢諫大似[illegible]

不必大[illegible]

奏陷自大同遂繫至京、上問李賢曰、此人何如、賢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上曰此必石彪被害阻其所行不得遂其私耳。賢對曰、陛下明見真得其情。遣官體勘果無實狀、竟遂致仕而歸○謫漕運右副都御史王竑為浙江參政尋除名為民、安置江夏○吏部尚書王翱以年老乞致仕、李賢言于上。上曰王翱廉謹老成、雖老精力未衰、吏部非此人不可。乃留之。翱自此任用益篤、眷遇加隆、官其子竚為錦衣衛副千戶○命景泰汪妃出居舊王府、先是郕王薨、上欲令汪妃殉葬、李賢奏曰、汪妃雖立為后、即遭幽廢、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未[illegible]

女無依尤可憐憫 上惻然曰卿等言是朕以弟婦年少不宜存内初不計其母子之命乃止

按妃甚賢景泰欲易儲時妃能以爲不可憲廟在東宮意極德之所以禮之甚恭妃與皇太后及錢皇后尤相得既而上以妃居宮中不便乃遷之外王府東宮令護持令整一宮所存悉取自隨妃至正德初方卒

特其所重乃得大体

山東民饑發太倉銀三萬兩賑之有司奏請增減 上召徐有貞李賢問曰可從否賢對曰可有貞怫然曰不可發銀賑民聖胥滋弊民無實惠賢曰雖有此弊民方待哺不可不救也遂增銀四萬兩有貞退而不樂後 上亦覺之嘗謂賢曰增銀賑民有貞不然卿言其謬如此

四月己巳復立 元子爲皇太子○調禮部章綸于南京

○詔處士中學貫天人才堪經濟隱居高尚不求聞達者所司具實奏聞

霍韜曰國初用人薦舉爲重貢舉次之科舉爲輕今則科舉爲重貢舉次之薦舉不行矣故有行同盜蹠心劣商賈者能染翰爲文假祿仕搢紳士風之所以益偷也

襄王瞻墡來朝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 皇太后乞命 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郕王盡心輔政章上時景泰立已八日矣至是得疏于宮中 上覽之感歎手勑取王入朝禮待甚隆上問王所選官吏賢否時按察使王槩以詆誣下獄王避

席對曰臣過汴汴父老遮道為臣言王廉使冤乞奏 上還我王廉使如是者不絕願幸裁察 上立命雪槩比辭歸 上送之門王伏地不起 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飢渴願 皇上省刑薄斂為萬姓自愛 上拱手謝曰敬受教

按諸王自各府變後鮮朝久矣自還都北京求朝尋絕至是復行之

黃諭曰天順初王文于謙以謀逆立襄世子被誅及襄王來朝 上復詢其冤其後世子竟嗣王位若終親睦無間然則匪文之譖其實未發蓋可知矣

追復王振官立祠祀之

上責之曰告者有其實復謀誅圖有罰令當中反為虜所擄擄疾寘獄之誅亮第宅沒入官吏為京衛武戰至

是振黨以聞。上大怒曰：振爲害所致敗亂，況忘之？逆黨
言者過實，皆退黜。詔復振原官，刻木爲振形，招魂以葬，
塑像於智化寺，祠之，
勅賜祠額曰旌忠。

五月，逮十三道御史張鵬、楊瑄等下獄，後逮都御史耿九
疇、羅綺，內閣徐有貞、李賢皆下獄，降謫有差。

按是時亨、晉、吉祥恃功恣橫，御史楊瑄自河間巡馬
還京師，劾奏亨、晉、吉祥家人占奪民田，乞加禁約。上
謂有貞及賢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爲難得。命戶部覈實。
於是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合章糾亨不法，與科給事中
王鉉知之，潛以告亨。亨疑有貞與賢主使，遂與吉祥泣
於上前，訴其迎駕奪門之功，有貞等欲加排陷，且言朧
乃巳誅奸臣內官張永從子，故結黨誣臣。上怒，命收
鵬及瑄及十三道御史悉下錦衣衛獄，究主使之者。衛
官奏右都御史耿九疇、副都御史羅綺爲使爲此，所執
謝之長陷有貞、賢于獄。會是日晚，雷雹大作，所雹加注，
大風拔木，吉祥之門老樹皆折，京宅水深數尺，京師震
恐，遂即釋出有貞家，降有貞、賢皆參政，九疇布政使，

鍔亦參劾御史孟穎等謫知縣瑄鵬俱謫戍遼東鐵嶺衛言路從此不通矣

內閣學士薛瑄致仕瑄見曹石恣橫日甚遂引疾致政而歸

瑣綴錄云薛文清學行老成而閣奏對缺稱學士遂以失寵求退何謂明哲保身者歟

六月命翰林修撰岳正入內閣與機務

按正剛正慷慨以世務自許上雅知其名王翱亦薦之召見文華殿上問年幾何正對曰四十上曰正好問何處人曰順天府漷縣上曰北方人問治何經曰書經上曰是書經尤善問何科進士曰正統十三年會試第一上喜曰又是我所取者乃諭正曰今用汝入內閣參預機務凡事為朕主張諸彬老矣不足恃也正頓首辭至再曰內閣至左順門若事張軏自外入遇之愕然曰何以至此正不敢對曰已不求此入閣上曰今官議舊在誌得一好人學士商輅等上曰岳正亨輒阻撓欲以為上曰但小官耳今姑與吏部左侍

大臣而皆為小人無損之計

郎兼翰林院學士李東陽奏曰陛下欲陛汪亦甚易但姑試之累科第未晚也上默然蓋亨輒以事排沮出縱捷之耳

七月六日承天門災詔赦天下〇復下有貞獄發雲南金齒爲民

有貞既除廣東參政石亨猶慮其復起必欲殺之令人僞作疏奏毀謗朝廷假奏病給事中李秉彝名以貌類旨持上之命速來奏捋訊在款不承科捕匿名者甚急亨等因諧有貞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爲此而滅其迹上信之遂遣官校捕有貞于途收士權等俱下錦衣衛獄時掌衛都指揮門達陳諸惡刑于庭拷掠瀕死者數四士權終無所言乃摘武功伯誥券贊禹神功之語出有貞自撰實謀作逆故出語不臣士權始大呼曰有自忠臣也豈有自撰誥券露其逆謀之理門達不能折曾承天門災肆赦刑部侍郎劉廣衡等猶劾奏之上以有貞犯在赦前得釋編發金齒爲民後數年曹石敗乃赦歸士權秦州人博極羣書善談論有氣節寓京師數

毀多與學士先生遊與有貞尤厚故亨輩稱之徐生[illegible]
稍休戚則有貞不免矣有貞出獄慕其義以女許婚[illegible]
于既而有貞自金齒歸買盟士權亦
無言時論皆重士權而薄有貞焉
廖道南曰予觀吳志謂徐有貞短小精悍其學自天文
地理兵法河渠陰陽方術無不通貫然而心術險譎
皆功利首倡南遷議謀奪門比暱奸
回居戮忠勳金齒之行亦天道也夫。

時緝捕匿名毀謗朝廷者未獲石亨勸 上出榜募能告
捕者賞以三品職、 上令內閣撰榜格呂原岳正見 上
曰為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豈有 天子
自出榜揭募之理且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泰始
皇護短拒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亡
國。 陛下新復寶祚正當以堯舜為法以秦為戒縱欲窮

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緊急則人情危懼愈求稍
聵不如勿究時曹吉祥在傍請究甚力 上徐謂曰正等
言是也○刑部尚書軒輗致仕輗以曹石恣橫侵官稱疾
懇乞致仕 上勞之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
是汝耶輗頓首又問年未老再可用乎輗頓首以疾告
上知不可强賜白金彩幣遣之○謫修撰岳正欽州同知
時正數爲 上言曹石勢大盛恐有變宜早爲節制 上
曰汝可以朕意告之正遂詣亨諷令稍自斂戢二人怨之
益深會承天門災 上命正草詔罪己歷陳弊政甫[illegible]
衆懟詞極切直亨等大怒遂有蜚語指爲謗訕內批[illegible]

罪○復謫前御史張鵬楊瑄戍廣西南丹衞先是鵬瑄謫

戍遼東鐵嶺衞未至道遇赦還或謂宜詣曹石謝罪乃復

職鵬瑄不從復謫戍南丹○復李賢吏部尚書兼翰林學

士入內閣辦事初石亨怙寵專恣官軍守諸關者悉放歸

以示恩徐有貞許彬李賢薛瑄在內閣以爲言 上重違

亨意別選人以代之由是亨惡有貞等皆被譴斥薦其私

人叅議岳彬太常寺少卿王謙入閣 上不聽乃與王翺

謀仍復賢內閣

八月謫督府僉事郭登居甘州初 上陷虜時也先嘗擁

駕臨邊恨登引中國有君之語以沮旋復之謀也○遣係

情態如畫

正繫詔獄,謫戍肅州,正,既降同知欽州,道祁縣,以母老留閱月,兵部尚書陳汝言,嘗曹石意,旅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錦衣衛獄,拷掠備至,以戍肅州鎮夷千戶所,正既謫, 上每語及,輒曰,岳正到,好只是大膽,後曹石敗, 上思正言,乃放還爲民,

九月,勅左順門關者,今後非有宣召,總兵等官不許擅進,時石亨張軏輩,每朝頻入見,或因小事順情,或無事亦私入見,出則張大其言,使人畏其勢而趨附之, 上厭之,召李賢謂曰,先生有文書,避理每日當來,若其餘總兵等官無事亦頻來,甚不宜,蓋賢自再入閣,立意退避,必待宣召

從古權奸未有不以脅眾取威

黃徵往。上覺其意誤，召諭之。

上自此親儒臣。凡有薦人，必召賢問其可否，以爲用舍。○擢監察御史林景暘爲鎮江府知府，河東運司判官楊浩爲順德府知府。府上屬精求治，命吏部選內外臣僚爲郡守，陛辭日，召至文華殿，親賜戒諭宴勞，及給鈔爲道里費。

暘，浙江太平人，兩守大郡，俱政聲，仕至刑部侍郎，爲一時名臣。浩，郢人，景泰中以太學生上疏諫幸隆福寺，及請討也先、戮王之罪者也。後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就不拘清恭敘才得因其位以自見

十月，遣行人曹隆賚勑書禮幣聘江西處士吳與弼。

是時石亨用事，頗欲邀名，陽延其門客謝昭，肯欲張賢教蔡京招揚龜山故事，留以薦上。亨從之，因在內閣議事，見李賢，說山林隱士有撫州吳與弼者，乃司業吳溥之子，累薦不起，賢淹貫詩書，亦邊古務，亨慨然曰召除

之。乃托賢代為草奏。帥日上之。數日、上召賢問之曰吳與弼如何。賢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若 陛下行此一事。實本朝盛舉。上從之

時虜酋孛來近邊求貢。傳聞寶璽在其處。石亨欲領兵巡邊乘機取之。 上召李賢問曰何如。賢對曰景泰以來年水旱災傷。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 陛下初復位。正宜與之休息。況胡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伐之。恐不可。若實璽。秦始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國之物。不足為寶。 上然之。乃罷巡邊

十二月。兵部尚書陳汝言有罪下獄死。籍其家。先是。汝言贓穢。自朝廷所賜外。無他物。至是所司陳所籍[illegible][illegible]言[illegible]

緣于大内臨下。上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閒任武人，且專沒無餘物，𣲫言未幾，何得贓之無算也。時上怒甚，色變，石亨等皆俛首。自是上漸悟謙冤而惡亨等矣。初于謙等之死，皇太后不及知，後始知之，乃爲上備言于謙匡濟多難之功，迎立外藩之誣。上始疑之。事定日久，察迎立事愈無狀，每詰石亨、張軏、曹吉祥等，對曰：臣亦不知，乃徐有貞向臣言耳。於是上深銜亨輩。有貞所以有金齒之行，而亨輩卒俱不免。○太平侯張軏卒。

軏先曾軏景泰初行貴州征苗，召還，于謙劾其失機，且罪不可用，景帝宥之。自是軏與亨輩根謙深。既奪門復辟，首謀殺謙，以謙信任范廣，誣其同逆，併殺之。廣俠死，軏一日遇諸途，爲拱揖狀，左右問之，曰：范廣過耳。

禁家務
稽效

戊寅 天順二年

正月郊天後、上顧謂李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 太后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倣前代尊上徽號如何賢曰 陛下舉此可謂孝矣於是命擬徽號賢定四字曰聖烈慈壽詔示天下復加贈 太后兄弟五人長孫繼宗除會昌侯次皆都督子孫數十人皆爵祿之眾有為其宗親求恩澤者 上謂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足矣太后之心正不以此為慰比者授其子弟官時請於 太

○○○○○○○○

后數次方允且不樂者累日曰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爵秩

無此輩幽衰老且稍和藹意吾不能撫令禁[illegible]
必老成舊賢因此。太后盛德因問祖宗以來。外戚不置
政繼宗為侯。 太后知乎。 上曰。 太后亦不樂此。故爲
內庭近侍宦以關防之說。至今猶怖曰。侯爲人淳謹。不妨
但後不可為例耳。 上曰然。禮部請 皇太子出閣讀
書。 上召李賢等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
往居武英殿。但早晚朝 太后不便。姑以左廊居皇子。卿
可擇講讀等官。且曰。先讀何書。賢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
宜先大學尚書。 上曰。書經有難讀者。賢曰。如二典三謨
太甲伊訓說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嚴俏使滋度

之禁。尋奉聞京師風俗崇信釋教。每三年度僧數萬。至是又如期。上謂李賢曰。僧徒豈可如此汎濫。賢曰。陛下明見最是。正宜禁止之。遂出榜曉諭。○勑內閣及翰林儒臣修大明一統志。先是永樂中令夏原吉楊榮等纂修天下郡縣志書未成。景泰中重修寰宇通志。僅成未及刻。而上復位。遂命李賢等再修刊布。賢嘗謂翰林實儒紳所居非雜流可與。景泰間陳循輩各舉所私。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率皆委靡昏鈍浮薄之流。一時無由而退。至是上欲精通志重修須行。惟擇進士出身者。此輩自知不[illegible]居此。托閣院達其意。願補錄[illegible]。賢乃言於上。[illegible]

國䇿才而高下其秩翰林為之一清、

按永樂宣德前翰林不拘進士出身而不聞妄庸晉擢之請方孝孺楊士奇胡儼輩非進士而文名擅一時今至文達乃有此論豈非世變然耶自是嚴後愈重進士之科翰林之選非進士起家不得居翰苑為孤開非翰林出身不得入內閣居宥容與祖宗時大異矣。

遣建庶人出居鳳陽庶人建文君次子也先是　上非徐嘗憫建文君之沒無所加禮屢召發故以語袁彬既復位因思建庶人幷幽禁大內將五六十年意欲寬之詢李賢日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左右或以為不可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遂遣居鳳陽

萬代駿仰

可補

令有司供給柴米器用。聽其婚嫁。出入自在。庶人入禁時方二歲。至是年五十六矣。出見牛羊亦不識。未幾庶人卒。懿文太子及建文君、皆無後。

二月禮部郎中李和嚮權近求爲侍郎。士論不平。 上問賢曰、此人何如。賢對曰、不知。 上悟其意。復問吏部尚書王翺亦不甚許。它日以學士李紹對。 上復問賢。賢對曰此公論也。 上遂除紹爲禮部右侍郎。輿論大愜。

四月復設各邊巡撫官。初石亨等以文臣提督軍務守邊使武臣不得逞。因請罷之。居亡何邊境騷然 上召李賢問曰、如今革去各邊文臣巡撫十分狼狽。軍官貪暴縱橫

世寧[illegible]矣、且曰、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紛以此為[illegible]不使居、
得從從、今乃知其謬也、卿與朕舉進才能者用之、實為[illegible]
曰、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此六處要人最急。上
曰、卿與王翺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于是定議以太僕
卿程信在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在宣府、僉都御史李秉在
大同、監察御史徐瑄在延綏、山西布政使陳翌在寧夏、陝
西布政芮釗在甘肅、俱以京官巡撫其地、○召守制山西
右布政葉盛至京、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盛乞終制、不
允、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為害、而兩鎮守將頗自異、是
以討賊無成功、盛至、請革兩廣正將、立總鎮于梧川、居中。

調度則賊可平矣。衆是其策而不果行。盛不得已，乃請益兵。上命都督顏彪率兵赴之。盛與彪協謀破賊砦八百，所擒斬數萬人而還。

何喬新撰朱英神道碑云：葉與中巡撫兩廣，合兵剿賊屠廣東。參議朱公英督察奸弊，參將范信以兵會剿大藤峽，狗利擄掠，雖至橫康間，誣宋泰、永平等鄉居民皆賊黨，屠戮殆盡，又欲并進攸等鄉，屠之以爲功，參議公力爭其非辜，且遣間使請葉公亟班師，諸鄉民始免屠戮之慘。貪功妄殺，行兵大戒。當時所謂破砦八百，擒斬數萬，平民屠戮，如宋泰、永平類者，不知其幾矣。葉文莊當時頗被殺降之謗，殆亦有由。嗚呼！火炎昆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今古師旅，莫不皆然。是故聖人慎之，夫兵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會昌侯孫繼宗弟顯宗家人私起店房，專利以病客商，事聞。上命毀之，家人籍沒，顯宗姑免罪而[illegible]

五月江西處士吳與弼徵至京 上謂李賢曰與弼宜授何職賢對曰今東宮講學正宜老成儒者輔導之宜授宮寮次日召吏部命爲左諭德朝士皆驚異與弼具疏固辭
上召入文華殿從容顧問曰久聞高誼特來聘爾如何不就與弼對以老疾衰朽實不堪供職 上曰宮寮亦從容優閒不必辭於是賜以文綺羊酒柴米太監牛玉送至館
上謂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與弼終不就具疏三辭賢叩其所以與弼謂勑書太重以伊傅之禮聘之却以此職授之故不受賢謂如此亦固執矣且朝廷致敬盡禮待先生非輕初無不承權輿之意今必欲如伊傅說爰立作

是知已

相亦難既稱衰病務當大任倘勢不能行人皆失望不若且就宮僚若果有建明則大任以漸而至不然所辭不允亦當就職以答　朝廷至意與弼亦不從三辭後稱病留邸兩月諸賢乞回賢爲言于　上上曰果如此亦難留也復召入文華殿賜勑褒嘉賚以銀幣叮嚀毋忘著述以繼前賢命有司月給米二石以資供膳仍命行人王惟善送歸於是與弼感激無以報稱條陳十事上之復上表謝恩而去

建曰徵聘嵒穴我　朝自　大亂後僅此一見誠帝王盛節矣然考與弼之在當時殆由未免於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也李文達即與弼所以不敢以[illegible]謂物者太重以聖賢之禮聘之却以此職擬為[illegible]

然則當時便即如傳說之爰立作相則與[illegible]之不辭耶溫公所謂不安小官而覬朝之[illegible]之矣至他日題石亭族譜則自稱爲門下士嗚呼[illegible]官論德爲小而不肯爲顧感携好之一萬而其[illegible]下士求併矣乃若論與朱學術則觀其文集序[illegible]夫雖陳十事皆枯淺寂寞草率抽累無所發明[illegible]共觀至於日錄所記身多說夢而錄首即說夢見文王孔子與朱子中間復言夢孔子來訪朱子來謁者至再三嗚呼大舜如周程張朱進學愈矣何嘗夜夜夢擧賢附聖耶康齋世所同賢然衆好必察吾謹致[illegible]之義責備賢者豈敢隨聲附和無所見自道隨衆觀場之誚於有識耶。

漳州布衣陳真晟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不報真晟字剩夫初治舉子業赴省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爲事務爲聖賢踐履之學有功於主敬嘗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至

是用伊川故事，詣闕上書，不報，乃歸。聞聘吳君與弼，欲往
見質之。行至江西，張元禎編修止布衣行，叩其所學，大加
稱許，謂程朱自有眞傳，許魯齋、吳草廬亦未是，如聘君者
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舞亭。

張廷祥謂不可見不必見，其不足於吳康齋多矣。羅一
峰平生未嘗一語詆康齋，其復張都憲書，推尊德懋。
陳剩夫蕃與廷祥不必見之意同。康齋嘗以弟奪其田，
褫冠囚首，服訟於府庭，廷祥作書切責之，末云嘗告
素王，正名討罪，豈容先生久竊虛名。時知撫州
州番禺張公璝也。廣州志張璝傳亦載此事。
尹謇齋瑣綴錄謂康齋辭職歸，矜肆無復故態，羅倫一休
官往見之，辭拒至再，意待倫三往而後見之，倫恚投一
詩譏之而去。羅整菴欽順亦言其學未有得，而謂瑣綴
所紀爲非誣。數公皆江西人，其稱許公論可觀矣。嗚呼，
世俗多狥名而忌此紀，詠循名而責實，知我罪我，君子
尚書之後，忌書四楊方震所錄理學名臣錄并載[illegible]

朝理學之士，薛文清瑄、陳克菴選爲最精，敬齋居仁、羅
一峰倫、章楓山懋亞之。一峰、楓山偏於退隱，寓高矣。陳
白沙獻章只味禪會，莊定山昶只是一个詩人，與朱新
仲昭言行皆卓，見灼持定。山晚年出處一節，雖白沙亦
譏之。陳剩夫只是循介之士，其學識胡敬齋猶未及。[illegible]
吉士賀忠鍾名臣，不必屬于道學，繁非末學所敢議矣。
楊方震錄所遺，前有曹月川端，後有何椒
丘喬新、邵二泉寶、羅整菴欽順，皆當續入。

時　上留心政務，凡天下章奏，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必召
李賢商議可否。且厭曹吉祥、石亨等干預，察之罔非私意。
嘗於便殿屏人語賢曰，爲之奈何。賢對曰，惟在獨斷可以
絕之。　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皆不從其說，但依之
則悅，不從，便怫然見於辭色。賢曰，於理果不可行者，且從
容論之。大抵人君之權，不可下移，果能自攬，彼之勢自消。

雲南總鎮沐璘卒，命沐瓚代之○孛來寇延綏，守將都督僉事張欽連戰卻之，進都督同知，命佩征虜副將軍印，總延綏慶陽諸路兵，符欽副彰武伯楊信守延綏。孛來入寇神木縣，欽出兵禦之于柴溝，斬獲甚衆。既而虜復入安邊營，欽分道拒之，連戰于野馬澗等處，俘其將愚聖赤，獲馬駝兵仗倍于柴溝。上褒嘉之，遂有是命。先是也先以殘虐為其部下哈剌所殺，哈剌復為孛來所殺，諸酋迭為雄長，自相讐敵，久[illegible]知定。於是孛來、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等相繼入寇，[illegible]掠并涼，西侵宣大，非邊無寧歲。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

皇明從信錄卷之二十一

東莞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己卯 天順三年

二月遣使使朝鮮及建州女直先是　朝廷諜聞建州酋董山潛結朝鮮命巡撫遼東都御史程信議祭之信使自在州知州佟成托他事廉其境上得朝鮮授董山爲正憲大夫中樞密使制書還報信具以上聞請乘其未發遣二急使往問之可伐其謀　上乃命一給事中往朝鮮一錦衣譯者往建州兩酋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驚服各上表貢馬謝罪○定遠侯石彪有罪下獄死

彪以不舍訴累進封侯性凶暴貪狡包藏禍心謀鎮大同邀人奏保朝廷覺其有異遣人廉察得其實遂逮繫詔獄論死

朝臣交通初石彪事發言官劾奏明日大班劾之即有漏洩於彪者　上召李賢曰羣臣黨惡如此不可不戒乃勑諭百官今後文武大臣無故不許往來近侍官不許造大臣私宅錦衣衛官亦然于是交通之弊始息

五月致仕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卒年八十三

敬宗慈谿人容儀端正步履有則德望文章名聞朝野官太學二十年務嚴規矩約束諸生時北監祭酒李時勉亦以師道自立時稱南陳北李云

八月命三法司霈降後會官錄囚

十月忠國公石亨謀不軌下獄死

按亨貪恣日甚，賄賂公行，張軏佩政，另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張其威，予奪黜責，勢焰熏灼，天下寒心，而亨猶不知戒。上干星象，彗出星變，日暈數重，數月不息，蓋群陰蔽翳太陽之象也。時亨門下有著日指揮童先，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翻天意有在。勸亨舉事，亨信之，乃與其黨盧旺、彥敬往來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充遊擊將軍，異日命彪代李文掛鎮朔將軍印，北塞紫荊關，東山山東，據臨清，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拔。遂議以盧旺守裏河一帶。是年春虜寇延綏，命亨帥師禦之，童先力勸亨成前謀，亨曰：為此事不難，天下各處都司除代未遇，待遇為之未晚也。童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罵曰：這廝不足幹大事。亨師無功而還。已而石彪事發，辭連於亨。上曰：朕念其功，累宥之，惟罷其兵權，命以本爵歸第。未幾，家人傳說怨謗，迹露其不軌之謀，於是下亨獄，卒亦瘐死獄中，其黨皆坐死。

李賢曰：石亨罪惡貫盈，當時若以石彪鎮大同，識者可懼。蓋在京武官多在亨門下，而亨又握兵權，天下精兵

不可以資敘然漸

事後之然足使下後世通了時之所必底作功無所裨隋矣

無如大同稍有變動，將外相應，其禍可勝言哉。今辨之於早，除此大害，并英廟之明果斷不疑，如此。又曰天順初以迎駕爲功者，大開賄賂之門，文武奔走恐後，以財賄之多寡爲賢否，風俗大壞。上亦稍知其奸，但復位之初，倚而從之，明年遂自擬作十從其四五，又數月十從其二三，又期年凡所不自斷，向日奔競之風一變面爲恬退之習，可見士風之振，在上人何如耳

上一日從容與李賢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况景泰不諱，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群臣誰不願請，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爲非順，幸賴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足惜，不審置陛下于何地。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其非，爲社稷計。

不過貪圖官貴而已賢對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邀臣與其謀者臣不從以臣之愚見若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群臣請　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擾雖欲陞賞以讎爲功老成耆舊依然在職豈有殺戮降黜之事致干天象而羣小之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賂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擠排之患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尤信　上曰然

庚辰　天順四年

正月朝覲官吏至京勑吏部都察院選其不職者數百人推其才行超越政績顯著者布政使賈銓等十餘人爲以

果長才賢
敏亦何論

鈔幣仍賜宴于禮部、於中召布政使蕭璇為[illegible]部初奏擬賈銓為戶部尚書、 上問李賢何如、賢對璇不稱各望乃以銓為右副都御史○召巡撫山東副都御史年富為戶部尚書、時戶部尚書缺、 上命李賢擇人、賢以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左右不悅富者甚衆、譖賢曰、 上不喜此人、不宜再來、一日 上召賢曰、戶部之缺果誰當之、恐非年富不可、賢曰此人不悅者衆、愈見其賢。 上曰富之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不悅者、遂召用之。○致仕工部尚書東閣大學士高穀卒、

成化初、姚夔為穀請諡、上言高穀鯁直不回、端亮有守、始以翰林學士侍 英宗經筵、入內閣輔政、孜孜為國

妥

二字所全

出手

恪持公論，景泰間，力主遣使迎駕之議，及其還 篤學
建儲議契迎策，天順初，以老疾乞骸，遂卒于家，進退以
道，始終不渝，加之贈謚，厥表
臣等得贈太保，謚曰文義。

二月令冒報迎駕功陞官者俱自首改正。時法司奏石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 上召李賢曰：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可，但此等冒陞職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豫未決。若 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 上曰：然。遂行之。于是冒報陞職者四千餘人，盡首改正。或有議欲追其支過俸糧者，賢曰：不可。戶部奏請備責，乃免。

○德秀諸王出閣讀書。 上皇嗣六長 皇太子，次德王，次秀王、[illegible] 次崇王、次吉王、次徽王。德秀王[illegible]

公私又不
當係詞弟
秋中不中

天試舉人以學士呂原、尚寶少卿兼[illegible]考試、
取陳選等一百五十人、時舉人不中、有[illegible]舉人奏考官、
弟李讓不中、揣賢亦怒考官、遂摭其試錄考官程文疵[illegible]、
宜正其罪　上疑之、召賢問曰、此舉人奏考官[illegible]何以處
之、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無弊。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
公。　上乃命禮部會翰林院考此舉子、荒疎且其人狂妄、
遂枷于部前、羣議方息、
三月廷試賜王一夔秦李一適、王璟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有祁順者、廣東東莞人、邃于學問、廷對當爲第一、以其姓名近　御諱、於傳臚弗便也、乃抑置二甲第二
云、此榜得陳選、張元禎、
張悅、劉健、周經、黃孔昭、

起軒䩠爲右都御史總理南京粮儲石亨旣死上每念其廉正不易得故復召用

五月靖遠伯王驥卒年八十三贈侯謚忠毅

八月虜會孛來大舉入寇自大同威遠西擁衆南行邊將高陽伯李文按兵不敢當其鋒已而虜衆直抵雁門關代朔忻州一帶四散掠搶炮火徹于京師人民驚疑弃家走避擁入京城勢莫能止李賢言于上曰京師宜出軍于紫荆倒馬二關駐劄非欲與之對敵一則安撫人民一則使彼知懼不敢深入久停會兵部奏欲遣將統京軍赴大同殺賊上曰緩不及事徒勞人馬駐關控扼可㪽殺是

遣都督顏彪領兵赴紫荊關馮宗領兵赴倒馬關然此虜
旣有所獲見我軍不動去而復來遂復勑二關之軍赴虜
門人民恃以不恐旣而虜亦引去○南京刑部尚書耿九
疇卒　上聞之曰可惜此老以左都御史蕭維禎代之維
曰清惠

鄭曉曰公孝友純至居喪秉禮平生無他嗜好公退焚香讀書而已交游不泛請謁不至其門雖權貴亦敬憚不敢犯論是非確然不肯詭隨好善嫉邪別白太過以故與衆不合累遭譏用予謂亦爲名臣

十月　上御西苑閱將臣騎射令三營管操侯伯都督都
指揮指揮皆騎射以三箭爲率　上親按籍記中否賜鈔
有差旣而試御馬監勇士亦如之罪黜其畏避不趨事者

自是將士知所奮厲。○命僉都御史韓雍巡撫大同陞辭

召至文華殿賜錢　上諭之曰善為朝廷守北門。

雍精悍潤澤多智略時出己意經畫防守城堡部署精校糾去奸蠹訓練士伍逾年戎政大修虜不道寇其在都察院時錦衣指揮劉敬因石亨連坐有謂敬曾遊亨至值房同飯欲坐以黨雍曰律之本意謂交結朋黨紊亂國政者今敬與亨交而非亂政況亨得志時誰不趨聚其門。若以一飯即坐此罪則當赴宴會者何以罪之。衆以為然敬得從輕坐

禮部左侍郎掌欽天監事湯序有罪下獄降為太常寺少卿仍掌監事閏十一月十六日杲見月食欽天監失於推算不行救護　上召李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乃[illegible]於推算如此因言湯序掌監事凡有災異必隱蔽不奏

見天文有變必曲爲解說甚至書中所載不詳字語事應改削而進推遇天文喜事卻詳說以進且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修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臣下盡忠之道乎于是下序獄降職○召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史崔恭爲吏部右侍郎

按菽園雜記天順中南直隸清理軍伍御史郭觀持法頗刻崑山縣有一人誣首至逮二十四人充軍者欲訴冤於巡撫崔公或云巡撫與御史各領敕書行事訴之無益或云在京刑部都察院獄情必大理寺評允無疑方敢決斷御史在外行事倘若無人刑獄苟有冤抑伸理平反非巡撫而誰訴之崔公果爲平反二十四人皆復爲民時又有提督學校御史者考校多不公被黜者訴于公公一一親試之與選者檄送入學其後多顯名者

釋徐有貞歸田。一日 上御文華殿與李賢王翱論人才高下。上曰。若徐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只是石亨張軏輩害之。寧免後世議論。可令原籍爲民。

辛巳 天順五年

四月。上謂李賢曰。今府庫錢粮。所入者少。所出者多。且軍官俸。一季關銀十四萬餘兩。柰何。賢對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一衛官有二千餘員者。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宜令兵部漸調出外。却以軍補其缺。以省冗費。上頷之。賢又言軍官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有金書鐵券。皆以

承存然子孫不一再傳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而邪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大可憂）

上曰此事固可慮當徐爲之○大明一統志成凡九十卷

七月曹吉祥謀亂及其從子昭武伯曹欽遂竄盡誅之

按吉祥在正統景泰間屢領兵出征麾下多蓄番官驍勇善戰者結爲恩惠收以腹心天順初呼召此輩迎駕俱陞大職官其子弟姪爲功者俱著去此輩又爲吉祥所庇不動自是其子欽[illegible]其驕恣猶故抑之吉祥不自安潛蓄異圖從子欽冒功封昭武伯因暴殺人事覺爲御史所特上聞之而下詔戒諭然舊之臣欽益懼遂與吉祥謀不軌欲俟上出宮而立　皇太子時孫鏜馬昂以是月初二日將朝出師吉祥選令其約來日[illegible]揮從其官[illegible]出指揮達官都督伯顏也先等乘機誘衆[illegible]兵入宮爲亂而吉祥爲內應是日

以哲保身

曉恭順侯吳瑾、孫鏜擇完者禿亮如其謀詣長安門告變。夜二鼓守門者故詰得其中官執吉祥以俟天曉。四鼓欽合番漢兵五百騎往闖直抵東西長安門殺錦衣衛指揮逯杲於左都御史寇深擊傷大學士李賢廣寧侯劉安殺王謙於東朝房將禁門變不聞欽焚縱火焚東西皇城門及東華門朝臣悉散比曉王師始集詔會昌侯孫繼宗將之孫鏜督諸軍先至恭順侯吳瑾及諸將分道邀擊馬昂以精兵殿之大戰于東華門外自辰至午賊敗走斬之瑾爲欽所殺欽猶拒至酉鏜以百餘騎突陣鏜發神箭少射之斬鉉及鐸於是欽走匿其家溺井中伯顏也先擒鉉追獲之梟磔上出御午門朝百官下吉祥等于御史獄皆伏誅籍其家以賞將士餘黨並流嶺南時京師有賀三老者曹欽妻父也先是見欽聲勢日盛慮不與禍求欽嘗欲爲求一官力辭不可及欽謀反凡賊親誅竄殆盡三老獲免

雄死事追封吳瑾梁國公諡忠壯贈寇深少保諡忠愍○

論滅賊功加孫繼宗太保孫鏜進封懷寧侯馬昂王翺李

賢並加太子少保進完者禿亮爲都督餘將士陞賞有差

論曰甚哉吉祥欽之愚也黨與不十數輩畜衆不滿千人而上詬下罵飼與可乘之隙欲以此際謀爲逆世豈有竊淸宮哉下轄禁旅如伏豚窮兕耳雖然亦幸其謀之漏洩從令門發欽恭得人事急卒起殿陛閒吉祥又爲之內應謀天前　皇明皆見必就誅殄而於國體不大有虧損哉其得蚤發而殲羣逆謂非天眷祐之不可也乃吳瑾之發恭孫鏜之討賊其功皆大可紀者

以大理寺卿李賓爲右都御史時寇深被害衆代者李賢首薦南京刑部尚書蕭維禎　上曰此曾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力薦之非端士也乃用賓○以擒逆賊詔告天下布寬卹附言路○賜兵部尚書馬昻玉帶及織金麒麟服昻初附曹吉祥嘗薦曹欽得掌大營禁兵至是以誅欽有功

因得掩其荐欽之罪、而昂自是寵待特厚、賜賚無虛日、衣有虎撒哈剌、雖諸勛戚不可得者、皆得以賜○擢吏部郎中萬祺為太常寺卿

祺江西南昌人、幼遇異人相之、曰有仙骨、否則孤貧、困留一書與之、乃隸令法也、于是別行於卜、公卿家貴多奇中、景泰間以吏部辦事吏、部帥其術、拜鴻臚序班、進上簿、景帝召見、占言輒驗、賜以白金彩幣、眷不衰、有議召襄藩者、石亨以問、祺曰、皇帝在南宮、奚事他求、刻期復辟、與全簽占、及徐有貞佈蓋之衆、合、上既復位、召見文華殿、即日擢吏部驗封主事、累進員外郎郎中、曹欽反、執王翱李賢、將祺在傍、欽問之、對曰、公勿負國家、宜以叛上謝、則自求多福、又徐謂曰、尊翁碑文非李公筆耶、公勿忘父、欽俛首、其兄鉷曰、萬君言是、欽乃釋王李二公而退、事平、上聞甚壯之、召祺賜宴勞焉、遂陞太常卿、累遷至工部尚書

上與李賢從容論人才、及工部尚書趙榮、賢曰此人可取

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逃避，况兵非已任，誰肯出頭。惟榮自奮披甲躍馬，呼于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剿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于陣前鼓舞獎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豈能及。上曰：固忠臣也。

按正統末，也先奉東與人寇京師時，虜情反覆，人心洶洶。時榮為中書舍人，獨請創遊學士府殺壯其志，解所束金帶賜之，遂公二事忠義一時鮮儷。

冬，虜酋阿羅渡河入套寇延綏。

按河套週圍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illegible]近河[illegible]偷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illegible]千里，南至邊城，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illegible]里，[illegible]關之制方[illegible]秦之所[illegible]自奴河南地，漢之[illegible]趙元

吳之所據以爲固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黃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明初虜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漸失其險虜始渡河東犯延綏守都督王禎始築榆林等城設法禦之營墩堡劃緣邊一帶營堡累增至二十四所成化朝廷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綏不敢深入天順間阿羅出始犯邊人以爲鄉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居其中以何據便不時出沒遂爲邊境剝膚之害矣

十一月　上召李賢至文華殿因說吉祥事曰此輩放縱前日見吉祥敗稍稍收斂近來又放縱朕每戒曰汝等不可如此且如吉祥非無功勞一旦犯法不可留矣且朕在南城時汝輩如何過來今日不可忘了朕今在位五年矣未嘗一日忘了南城時此等言語常時告戒先生豈知又

曰朕十日之間。五鼓初起拜天畢。司禮監奏本半。日自看
朝廟行拜禮。各廟皆然。出則視朝。退去朝　母后畢。復親
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時。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隨宜。雖
着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賢曰朝廷節儉。則天下百姓
自然富庶太平矣〇令天下生員年四十以上者。考選送
國子監

丘濬曰洪武永樂間取士之途科舉有定額歲貢有常格舉授貢舉與吏部選調其數適相當當時選用者未聞之人而需選者未聞淹滯近因言者謂士子之在學授者多衰老乃增開貢例其後又因國計不足有納粟上馬人監等名目于科貢之外別開選徵選取人才數倍于前有需次十年不得選者往往衰老于選用衰老之人昏眊消沮於蕭夫下而欲事理民安補矣

壬午　天順六年

正月虜酋毛里孩阿羅出猛可與孛來相仇殺而立脫思爲可汗虜中言脫思故小王子從兄也於是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三酋始入河套爭水草不相能以故不深入爲寇時遣人貢馬

二月復設提學憲臣

三月陝西管糧布政司參議尹旻奏賊退河開軍馬衆大人民供輸困極請乞罷兵而議者懼有後警難之李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不可久暫則爲壯久則爲老且雖賊在邊安能保其不來使犯若慮其復來不可撤兵更無休息

之時。今陝西人民。艱困已極。若不趁河開之時。暫退軍馬。寬其供給。人民愈加逃竄。根草既缺。大軍亦難駐劄。況今年不得耕種。明年愈乏根草。寧可暫去暫來。不可久留在彼。庶使民得乘時耕種。日後或再用兵。不致悞事。此時莫若令彼處官軍。且耕且種。調去軍馬。俱令回還。只留文武官各一員提督彼處城堡軍馬。庶爲允當。　上命廷議從之○調知鎮江府林鶚知蘇州府。時蘇學廟像。歲久多剝落者。或欲因其舊而加以修飾。鶚奮然曰。塑像非古。我太祖于太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賢像爲疑。鶚云

此土泥耳、豈聖賢耶、孔子生於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泥像哉、況古人席地而坐、政不如此也、于是并易從祀諸賢、皆爲木主、

丘濬曰、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自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有主、無所謂像設也、不知祀五帝孔子何時而始爲像、嗚呼、姚燧此魏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猶異教而爲之、郡異縣殊、長短肥瘠、不一其狀、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竊觀 聖祖詔毀郡邑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令甲、遵 聖祖之制以革千古之夷教、豈非萬世儒道之幸歟、

四月朔、奉天門奏事畢、 上起、召禮部尚書石瑁、瑁疾出班趨走、欲上右階、鴻臚寺官呼止、方轉回御道跪、承旨授勑擬定朝儀、 上召李賢曰、石瑁動止失措、如何爲禮部

尚書賢曰宜令其自退庶全大臣之義因薦戶部侍郎張
鳳代之賢即報瑁疏乞致仕 上見瑁疏不忍其去且發
爲人篤實豈可因此小失而退命太監牛玉諭吏書王翺
與賢議留之陞張鳳爲戶部尚書仍管糧儲
八月內閣學士呂原以憂制去位未幾卒贈禮部侍郎諡
文懿

原字逢原秀水人天性純孝貌黍端偉少好讀書博洽能出人經史父景州學官歿不能歸喪楷厝景州時時哭慕動景人爲之流涕已而奉母南歸家窘甚力學志不衰紗府芸共愁閱其文奇之召見衣破其試之學業文詞理皆勝聞之經書輒能默誦楚益驚異與之新衣不受又以葺理貲余餘材授之又不受太守大奇呂生當是時太守得輒補學諸生懋遷公入學是秋發解浙江明年進士第二人翰林時正統七年也既而充講讀官

習制誥于東閣、景泰中進講讀學士、兼中允、天順初改通政左參、兼講侍郎、入內閣、尋陞翰林學士、石亨寵用事、知裁原、朝夕青袍、亨笑曰、行將爲公易緋、原不荅、重修大明一統志、充總裁、以母憂去、道景州、啓父之歸、合葬、柩載舟中、寢苫枕塊、極哀毀、竟病、抵家尋卒、得贈蔭、公在閣六年、謙遜不苟取、天性自約、身無綺紈、雖中推賜衣數襲、子憲蔭試中書舍人、參顧文淵試、歷官南太常卿、有學行、原與彭時在內閣、時通達慧敏、原守正持重、故爵位

所至不同。

九月四日　皇太后孫氏崩、尊謚曰孝恭章皇后○太傅吏部尚書致仕、王直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文端

建曰、按張樹袞談、王抑庵還政歸泰和、自有數落花詩云、最愛東園桃李花、可堪飄落委泥沙、人生榮謝皆如此、不用臨流起嘆嗟、蓋抑庵自登進士、即入翰林、爲侍從三十餘年、爲冢宰十六年、無一日不在寵榮之中、晚年致三孤、位一品、垂八袠、而後謝政、五福極矣、乃猶有飄落委泥沙之歎、然則必如三楊之卒于位、乃爲不

黜委耶。抑猶致恨於西楊之不與共政，內閣而出專部事耶。其懟懟如此。宜其屈節於奸邪之專橫，而求何無阿附之譏。委靡於景泰之易儲，而貽譏足於社稷。嗚呼，知足之義，知止之範，尚誰望耶。

以項忠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先是忠為陝西按察使，適陝飢，忠以拯民為己任，不待奏報，輒發倉賑之。聞繼母喪，軍民詣闕乞留。詔奪服反任。明年，徵為大理卿。陝人復赴闕借留。天子欲慰陝人，乃有是命。

按正統末，項襲殺以刑部員外郎扈從北征。土木之敗，為虜所縶，北去。令忠飼馬。諆歸，久之，忠伺便，挾二良馬而南，越四日，馬疲，棄馬步奔，攀崖步躡，北七晝夜達宣府。視其足[illegible]裂，[illegible]數。忠不知也。及乎李文達及同列尋[illegible]，亦以部屬扈從，脫身而逃。嗚呼土木之[illegible]人[illegible]六千虜者何限，非諸公之勳名事業，有[illegible]

癸未 天順七年

二月，會試場屋災。○是月晦夜，空中有聲，李賢密疏曰：無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　陛下憫念元元，凡一切不便於民者，悉皆停罷，則災變具弭。　上覽之，復命賢具寬恤事條，密封以奏。賢因疏十事上陳，　上皆從之，即詔行天下。賢又請罷江南所造叚匹及磁器，清錦衣衛所監罪人，止各邊守臣進貢及止下番所遣使臣，停中外買辦採辦。　上不從，賢執之數四，　上不從，止取前十條行之。左右見賢力爭，皆寒慄，同列亦爲賢懼。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於利害繫國家。

安危者豈可默默以苟祿位然　上知賢之深終不以獨忤也。

廖道南曰嘉謀嘉猷入告于內與興言數奏者不同內閣事功稱三楊一揆然其所遭際可考也夫推擇色不默而謀謨書閣歷既多而識見素定乃可以當此然亦難矣岳正在內閣嘗密言吉祥石亨罪惡二人譖之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問之云何則曰未信而諫是也正曰臣被簡用置左右責任數誠甚至敢不盡心若予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夫正之言誠是也沃心之論造膝之謀初不出于表暴而天下自蒙受其賜此內閣之所以異於諫官也若宣廟委任楊李真可謂萬世法

追謚宣德廢后靜慈仙師胡氏為恭讓章皇后　孝恭皇太后既崩　錢皇后為　上言胡后賢而無罪廢為仙姑其死也人畏　太后殮葬皆不如禮　上復其位號

上下從事于實可謂識理

上欲從之。而左右以爲不便。一日召李賢問之。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庭際之然。臣之愚。必須以陵寢享殿神主。皆如奉先殿式。庶幾稱　陛下之明孝。不然爲虛文

上即命舉行之。

聖后

篤關辨證　錢皇后素性孝謹。純無妒忌。英廟北狩。每夜哀號。拜天。倦則臥地。因損一股。哭泣太哀。復損一目。閒宮中之所有。佐迎駕之費。英廟在南城。每不快。后每曲爲寬解。復辟之後。處景皇后。豁盡恩禮

八月禮部奏補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少卿兼學士彭時侍讀學士錢溥爲考試官。取吳鉞等二百五十人。○致仕少傅禮部尚書胡濙卒。年八十九歲。贈太保。謚忠安。

按濙歷節寡欲。自奉儉薄。居官敬慎。立朝垂六十年。爲尚書三十餘年。恩榮始終。世莫與比。然爲人淳謹。乏骨

王寇濫刑
忠良皆以
少成顛沛
恐乃知覺
言官自責
于長歎之
亂

膂人

獻鳳節。是故罔恤建文之難，覺首王振之專，至宣鎮瀕
辰景泰易儲之議，張璁司宗僉皆輔弁所覆無所匡濟
未免長縮保
身之意重云。

下錦衣指揮僉事袁彬獄，尋釋之，調南京錦衣衛。時都指
揮門達有寵，總督官校緝事，兼鎮撫問刑，權傾中外，橫恣
羅織，人莫敢言。惡袁彬質直不阿，自計得以進言別是非
于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排去之，乃使邏卒擿
摭彬陰私數十事上之。上欲法行，不以彬沮，諭之曰：從
汝拿問，只要一個活袁彬還我。彬既下獄，拷掠，欲置彬死
罪。有採漆軍匠楊塤者，憤然為之不平，上疏論救，言昔者
駕留虜庭，獨彬以一校尉保護　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

瑄賢與士
權等而智
過之

付獄乞御前審錄則死無憾并條陳逵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　上令逵逮問逵逼瑄令供李賢主使瑄拷死于獄乃佯應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為之但我言下此無人證見不若請着多官庭鞫我對衆言之彼無得辭逵信之遂以聞命中官會法司官訊于午門瑄大言曰死則我死何敢妄指他人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拔指也逵失色計沮彬遂得從輕謫南京

黃瓊曰石亨初欲諂徐有貞得馬士權不屈而免今門逵欲謟李賢以楊瑄不屈而免世每嘗無義士哉乃使之奏今猶獲用之豈成寇然哉賢之不為有貞特天幸耳吾於二義士有感

擢山東按察使王越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時東郡寇

憲宗留心測人如此

可為巡撫者、上以其人貌陋、諭李賢曰、大同巡撫、須得以韓雍人品方稱、賢以越對、及越至陛見、上復謂賢曰、王越是爽利武職打扮、遂用之、

越後進封威寧伯、佩印總兵、前後復起、總制三邊、久膺節寄、與胡虜數十戰、多捷、

李賢為門達所誣、既白、上疏乞休、且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為言、上不允曰、此細故何用介意、

十月、濬涇陽鄭白故渠、

甲申 天順八年

正月、命太監周中於奮武營、右少監王亨耀武營、太監唐順練武營、右少監林貴承顯武營、太監張溫敢勇營、右少

監趙永果勇營、奉御郭逵效勇營、右少監米董鼓勇營、左
副使高廉立威營、奉御王璇伸威營、右副使張璘揚威營、
奉御張紳振威營、監神鎗、仍聽太監劉永誠節制、

此內臣分掌十二營之始也、

上不豫、既而大漸、乃處分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
書之、其一、 東宮即位。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名分、其三
命勿以殯御殉葬、其四言殯殮器服、書畢、令牛玉曰將去
閣下、着令為朕潤色、玉至閣、李賢與陳文彭時讀愴、歎息
所言關大體、非 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一事、尤高出
古今、眞盛德事也○是月十七日、 上崩、

按我　朝自　太祖以來皆以妃嬪殉葬至景泰之季猶然迨　英宗遺詔始罷自是累朝皆從之嗚呼英廟之仁至矣抑伏觀　英廟以一人之身而天軋冲行事與正統大徑庭何耶蓋　英廟初以幼冲嗣位生長深宮未諳世故以故輕罹土木之變卒起天下幾危及北狩踰年而歸於是艱難險阻備嘗之矣人之情偽悉知之矣暨復登大寶遂躬親政務屏遠讒奸精明之治先於　祖考此我　太祖　成祖之教太子太孫必欲其周歷農家以徧觀民情風俗及農桑勞苦之事也垂訓遠矣

鄭曉曰　上天資英明中年嗣位孝敬重闈信任舊臣留心學問不喜玩好屢親政崇儉恤民夙夜孜孜講祖省役每勤詔諭禮祀群神加倖百官開薦舉嚴考察設提學祀宗儒謹災眚厲風憲輯戚里文武將相宰執侍從臺諫皆務擇人久任尤惓惓詢民間利病即官北征本爲社稷非徒遊幸已也復辟之後眈憂啓聖敬天勤民小心翼翼石曹既誅閑念于兵進賢去邪益加明慎萬幾精覆號稱治平若乃禮遇　孝莊追諡　恭讓悼念建文友愛　景帝升遐治命宗后妃禮分止殯御殉葬尤盛德事也

二月二十日、皇太子即位。○尊　聖母皇后錢氏爲慈
懿皇太后、　生母貴妃周氏爲皇太后、先是　大行旣崩
上任東宮即命太監劉永成夏時、傅恭、會昌侯孫繼宗、懷
寧侯孫鏜、尚書王翺、年富、馬昂、內閣學士李賢陳文、彭時、
爲議事官、計議處置軍國重事、遵累朝例也、　上即位之
明日、即命議上　兩宮徽號、夏時倡言　錢皇后久病、今
只尊所生母　周娘娘爲太后、李賢曰、　天子新即位、四
海顒望宜遵遺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景泰初事例不可
法彭時曰此言是也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正綱常、今若
只尊所生、恐損聖德、夏時曰、待請命、少頃出傳　仁壽宮旨

曰子爲　皇帝毋當爲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自有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尊臣子若阿諛順從是萬世罪人也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　皇上聖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則　兩宮同尊爲宜衆皆然之夏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　上位再三勸諭已蒙俞允矣將草詔李賢彭時復議曰同尊固好然須要照上　聖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乃於　錢太后加慈懿之稱而貴妃止稱　皇太后是日頒詔天下是日同議者懼忤內旨有後患[illegible]嘆[illegible]惜李賢開端

以文書之

而彭時極力繼其後賴 上孝事 兩宮如一故能委曲勸諭仁壽宮以成大禮焉○下侍讀學士錢溥獄謫廣東順德知縣出兵部侍郎韓雍爲浙江參政

又亦無恨也哉

按溥松江華亭人游疏當建正統中進士時太監王振訪可教內侍書者或薦溥試講薦誘時大加稱賞侍授檢討累令宮溥所教內侍後多顯者溥之宗與陳文鄰內侍每來謁溥必延文共飲及 英廟七浙太監王倫者嘗受業學作讀 東宮主是求謁溥文意必作已竟不召乃使人密伺之倫言 上不豫 東宮將如如何溥言當以遺詔行事已而內閣草遺詔爭賢當乘筆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之者矣遂言溥倫定計將退賢以溥代之退兵部尚書馬昂以韓雍代之賢怒以聞乃下溥獄韓雍亦貶

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廟號英宗○葬裕陵○錦衣衛都指揮門達

有罪下獄謫戍南丹衛召袁彬復還舊職言官劾逵欺罔
故殺諸大罪數十謫戍烟瘴逵卒死謫所彬復職餞送逵
出城如禮不念舊惡時以爲難
三月復前御史楊瑄張鵬修撰岳正等官○廷試進士賜
彭教陸釴羅璟等及第出身有差是榜共二百四十七人
內劉大夏張敷華戴珊樊瑩謝鐸李東陽倪岳後皆顯著
○甘肅總兵官宣城侯衛潁巡撫僉都御史吳琛率師討
西番破之先是西寧番酋把沙作亂命潁等討之潁與琛
將中軍督甘涼蘭州莊浪等衛所官軍三萬五千人
分五路以並進追至駱駝山寫爾冲殺唐川俘斬共千七

百餘人獲牛馬羊二萬有奇、

復定襄伯郭登爵。鎮守甘肅。尋召還提督十二團營、

登性至孝有文武才計策可制服得以進所丧哀哉
常立不內食笑語者三年所上章疏指陳之尤善學
詠有騈珠集行于世

六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致仕薛瑄卒。贈吏部尚書

諡文清、

瑄爲學務以復性一言一動於理有違於心不安其
出處光明俊偉言不苟同則退而如也甄數人推能於復
性嘗曰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
不然無異於買櫝而還珠也所著讀書錄數十卷多名
言

陳建曰近爲名臣言行錄紀薛文清罷內閣歸中途詭
非致其子且見爲卿相而致歸途艱親亦明眼異事也

嗚呼有官居與稱無地起使臺背人以為美談今之清高風介節視之不更奇耶

七月立　皇后吳氏

八月上御經筵賜講官學士柯潛等白金文綺寶鈔○

修　英宗睿皇帝實錄

十月廢皇后吳氏立　皇后王氏下詔言　先帝臨御之日爲朕簡求賢淑以定王氏育于別宮以待期不意牛玉徇偏已私朦朧奏請將已退吳氏再立位不稱德不得已請命　母后廢黜吳氏仍遵　先帝成命册立王氏爲皇后明正牛玉之罪

調右僉都葉盛巡撫宣府將盛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

昔今文雅
入內閣則
諸洛中氏
雅不佐舉

議事至京給事中張寧等合意舉盛堪入內閣李賢素不悅盛沮之乃轉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盛至鎮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田益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歲易補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力修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

按水東日記宣府官田成化初買補官牛五千七百餘頭墾地四千餘頃歲收糧七萬四千有奇衛所賴焉官牛屯穀不在此數愚按求者邊臣留心屯務者無如葉文莊

革太平侯李瑾與濟伯楊宗等爵時有內直將軍恕天順初因入直迎駕而陞非有功者今一切褫職非法意 上念其久于役特復之而以迎駕奪門陞者因紛然入訴不已李賢言于 上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

易貪利者惟章有事宜早治之且請復于謙等官以雪幽枉。上是之即命兵部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而下俱奪爵于是冒功者俱革而紛紛入懇者始息矣

按大明會典是年令各處十四年守城有功陞職者敢軍北出迎駕者及出後各例乞陞者天順初迎駕陞者論獲妖言開者俱革不准襲職祖宗朝之賞武職而不濫如此今文達錄文憲當因之功也厥後蔚安劉上言當國而汁有用賞矣冒濫不可勝言矣

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原抄沒太監吉祥地一所撥爲宮中莊田共地原額一十頃十三畝初吉祥占過寡地二十四頃八十四畝共三十五頃皇莊之立始于此

宮內一處何以乘爲

按嘉靖初勘莊田道官查勘大占過民地田十頃只在共……頃數十年後占之數溢於原額幾十倍莊田之

龍泉熊山
出用不窮

害如此牢此一
虔其他可知

擢眞定府東鹿知縣盧顒爲邵武府知府

顒無錫人初爲御史以言事謫知束鹿邑處南北來相戒曰是密勸不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顒至嚴搏擊爲撫循吏長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留之不可依其服闋如李請闋之顒再任從之顒至不復用刑辭有爭訟者諭之以理取門頭聽受不復幾郡邑訟多年不決者各來請顒析之以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謠邑屬眞定二府間四境之民亦歸風趨赴郊外有荒落處悉聚以成市邑人因稱肯官店

累陞左副都御史

憲宗純皇帝紀

乙酉　成化元年

正月詔釋成是陳循江淵俞士悅等還鄉王文子宗彝宗

謙子冕謙婿朱驥等並放還仍給還家産冕自龍門新[illegible]
上疏訟父謙之冤 上憫之追復謙故秩遣行人馬璇往
祭其墓復冕世襲千戶。冕後奏換文階累官至應天府尹
王宗彝後第進士官至尚書奏雪父冤復官 賜贈及謚
召王竑為兵部尚書李秉為左都御史先是兵部及左都
缺給事中張寧等欲上䟽乞起秉為兵部竑掌都察院恐
左右有間密以奏章請教于內閣李賢曰求調護賢視章
哂之謂寧曰薦人但當言其可用若預擬其官於事體得
無碍乎寧深服之乃退而易章以進翌日 御批竑為兵
部秉掌院事

二月行耕耤田禮() 皇太后壽誕、建設齋醮、禮部尚書姚夔、欽會大臣收買炷香、相率詣寺觀行禮祈福、給事中張寧上言皇上表揚孝心慰悅 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人臣當和衷敬德、仰贊 聖孝以綏懿祉、釋老不當崇奉、辦香非可祈祝、行之祇壞風俗、傷名教、不報、

按名臣錄張寧爲給事中、遇事敢言、章日數上、每有大議、景帝必問張給事中云何、 英廟復位、尤所眷注、嘗獨召寧論事、每對廷臣稱爲真給事中、晚年欲大用之、會晏駕不果、景泰天順間、爲諫官第一人、有草菴素重寧、累遣人邀與相見、尚書姚夔咸勸寧行、卒不往、其介如此、寧、浙江海鹽人、

擢河南左布政使王恕、爲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諸府、

恕陝西三原人、知揚州、有惠政、辨疑獄、歲飢、發廩不待報、揚民立祠頌德、滿九載超遷江西右布政使、數[illegible]

令

兩廣蠻寇作亂，命都督僉事趙輔爲征夷將軍，總兵討之。起韓雍爲左僉都御史，贊理征夷軍務。

是時兩廣蠻賊大狗亂甚，蔓延廣東高廉雷之境，所至殘毀。上初即位，銳意南討，集廷臣議，兵部尚書王竑言：峽賊稱亂，其始由守臣失策，以招撫爲苟安，長其桀驁，譽諸驕了，愈借愈熾，非流血捷之，禍不止。爲今之計，宜大發兵討之。竊見浙江參政韓雍，智勇過人，材兼文武，屬以討賊，可紓南顧憂。而諸將中，推都督趙輔材略可任。乃推雍爲僉都御史，督軍務，輔爲征夷將軍，帥兵討之。右都督和勇爲游擊，太監盧康、陳宣爲監軍，戶部侍郎薛遠督餉，御史劉慶任采紀功，關外之事，一以屬雍。

三月，上幸太學，行釋奠先師禮。

四月，以都給事中張寧爲汀州府知府，修撰岳正爲興化

鄧府時給事王徽等劾內閣李賢不職俱遠謫寧倡論中救又有忌正者僞爲彈賢疏冀賢並啣之會兵部蕭黃官缺尚王竑合薦寧正賢乃假歷練之說票陞知府竑引疾歸寧正抵任未幾告引疾居家不復起時論不平○襄鄧山中流民劉千斤等數十萬人作亂初錦衣千戶陽英奏使河南憂之跡請選良吏賑恤漸圖所以解散之策願占籍者聽盜礦者宜絕禁民交通勢自不可久不報後鄧本端追訟英之先見一言可當十萬師比之茂陵徐福秋延綏總兵張傑上安邊方略請增營堡以護耕牧而所轄東西二十五營堡每堡兵不過一二百人難以應敵府

今宜更撥 然尤在於 少守邊兵 東可以 見

何況生時

古之騎方

谷縣境極于東偏西距諸營八百餘里猝難應援乞選諸營精兵九千分六哨屯府谷神木二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安邊二堡延慶應援又延安地臨極邊鄜州定邊慶陽俱在腹裡遇警難救宜以鄜慶防秋軍士二千出屯要害以備調用從之○贈征兩廣流賊死事副使毛吉等官

軍中存餉銀若干委官余文密于吉營經紀求與是夜吉遘疾呼請夏長至命以遺銀還官毋汙我地下

丙戌成化二年

兵部奏延綏巡撫盧祥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胡敢鬪若選練調用必能奮勇各護其家不待驅使者請勑御史往會官點選編成行伍號爲土兵

原點民壯亦改此名其優恤之法每名量免戶租六石常存二千貼其力役五石以下者存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時得丁壯五千餘人委官訓練聽調此陝西土兵之所由始也

盧祥廣東東莞人任延綏三年嚴武備肅紀綱明賞罰繕甲兵連年入寇皆卻之

陳建曰國初編籍調深懲元末兵天下騷然謂其用軍旅錢糧皆民出也而今兒之民其用已甚哉使常徭橫斂悉不以病民令民自因於每十名出一人為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常得精壯二千人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兵之費而二百年之操練在也行之數年可使所在兵精強悍也按此即寓兵于農之意與此土兵之法相出入其事要緊可行甚于治安要議有制兵之條有因屯田制邊縣之說亦同此意

二月命京官薦舉方面官員○重修闕里孔廟成 上製

文紀之。○太學士李賢丁父憂，詔奪情起復，賢乞終制，不許，命內使林興護送賢還鄉視葬。○會試天下舉人，以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學士萬安為考試官，取章懋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羅倫、程敏政、陸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倫吉安永豐人，對策時，用程伊川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截去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遂以名第一。

祭故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官文中有云：先帝已知其枉，朕心實憐其忠，聞者感嘆。

鎮守荆襄王信，擊走流賊石和尚等，陞都指揮同知。

合則力完。分則勢渙。襄救所主。獨得其要。

江淮旱。人乏食。命右副都御史林聰往賑撫之。聰奏請江南糧及支運糧倘數十萬。給民食。且與之種。○都督趙輔僉都御史韓雍等討廣西蠻寇。大破之。兩廣地方悉平。先是輔等受命。會同監督軍務太監盧永陳宣。遊擊將軍和勇。帥大軍至南京。衆議欲分江西軍及達官從游擊由庾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西。以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雍曰。不然。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今兩廣已無完郡。而大藤峽賊之巢穴。不是之圖。而䟎其末。未見其能濟。荷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峽。援高雷廉泉。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

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何須于逐乎自古蠻夷來寇不可以禮義較惟勝之而已于是摠率諸道兵逕進用土兵為先鋒先破修仁荔蒲遂進犄大藤峽覆其巢穴其中盤亘數百里山澗險阻有崖名九層樓尤為險峻官軍直抵其上磨崖記歲月而還蓋自國初以來但能威之使不出而已未有窮其巢穴而破之如此役者遂易峽名斷藤以誇武功乃遣將四出甯廉高肇諸寇以次削平自此蠻夷畏懼兩廣浸安雍等之力也雍性剛果主斷罔疑賞罰明信號令嚴肅故兵出有成功

韓雍任鎣奏調達官逆軍下除名作身守都指揮僉事一員領之兩廣猺獞出入山林利用弩藥牌刀藥箭兵不能

古以寄來湖兵設官智符公以達軍財新翻廣東兄能用我所長以破其所短者

當新虹。故達軍所向輒勝。賊畏之。乃奏留調發。月給廩糧下程柴薪。子冬夏衣帽。子孫亦許承襲。分隸兩廣省城及當廉神霍各南安撫官管房併當田租。至今其遺徼聚處。不無鑲悍難馴之慮。亦在乎有司者善馭之。

已。而

論平蠻功。封趙輔武靖伯。子孫世襲。擢韓雍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仍蔭雍一子錦衣衛所鎮撫。○置武靖州。○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琚奏。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迂疎。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達賊屢爲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幾游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出徼外種食。正統間有[illegible]兵養

儀奏稱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墩臺榆林
遠邇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鹻石海子回回墓紅
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嘴馬營等處共
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
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為地土平漫難據已
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堡移徙直道是
雖不免暫勞一時軍民之力實為萬世防邊之長策也
上曰楊璘所奏移堡防邊甚有證據其言有理兵部即會
官議處以聞

侔應旂曰當歷延綏慶陽二境往復于偏頭關花馬池
二千里間凡諸營堡試為稽考詢之將官故老猶皆記

僥倖萬一之策，且曰曾銑幾于復套，其計畫不出此，惜乎垂成而殺身也。

南京兵部尚書李賓奏，勅賑濟南京流民，衆議欲令官員軍民子弟納米送監讀書，禮部尚書姚夔奏言國子監乃育才之地，朝廷資以致治，今行此，將使天下以貨為賢，士風日趨于陋，尚望其有資于治哉，宜別為處置。上從禮部議，勿許。

閏三月，兵部奏哈密地方，被北虜乩加思蘭侵掠，忠順王母率部屬避居赤斤苦峪，今北虜已遁，宜勅王母復還哈密舊地，收其衆以衛邊塞。詔可。

五月，李賢還京，復上疏乞終喪，不允，遂復入閣視事，因請

編修羅倫爲福建市舶司副提舉時倫上疏論李賢總制。歷陳古今起復之非反覆數千言辭甚切直倫復請賢私第。告以不可賢怒力辭內批出倫提舉御史陳選等交章乞留之不報編修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賢留倫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襲竟貶出而士論益榮之○襄陽賊首劉千斤僭號于南漳命撫寧伯朱永尚書白圭督兵討平之時千斤以石和尚爲謀主劉長子苗龍苗虎等爲羽翼每戰輒勝遂僭稱帝號勢甚猖獗事聞命永爲平虜將軍總兩京及諸路兵討之以圭提督軍務至南漳湖廣總兵都督李震率土兵來會永有疾圭督震

分道進攻、一鼓摧其前鋒、賊退保寨柵、官軍乘勝攻破之、擒千斤并苗龍等、劉長子石和尚脫走、深入巖險、巳而永率領兵擣其巢穴、斬首九百餘級、招撫張英招降劉長子、誘執石和尚出詣軍前、賊遂潰敗、又戰于古路山、斬首萬餘級、獲賊將劉聰等百餘人而還、既而諸將爭功、忌張英譖于大將、謂英多獲賊贓、極殺之、班師論功、永進封侯、寔封興寧伯、加太子少保、（）北虜毛里孩入寇延慶等處、都御史項忠盧祥、與彰武伯楊信、嚴禦之、虜引去、

十一月、命兵部尚書王復、整飭延綏寧夏甘涼邊備、時復奏、臣奉命整飭延綏寧夏甘涼邊備、東有黃河岸府谷堡

西止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東西綿紆二千餘里內多險隘境外臨邊無有屏障止藉墩臺城堡為守禦舊城堡二十五處參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或五六十里兵馬屯操反居其內人民畊牧多在其外遇賊入境傳報倉卒調兵策應事已無及不過虛聲應援及西南直抵慶陽等處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北面沿邊一帶墩臺稀疎空闊難以瞭望臣與鎮守延綏慶陽等處總撫等官計議府谷等十九堡俱係極邊要地必增置那移庶幾可守雖今非虜猖寧先行摘撥軍餘採辦木植候春煖土開併力興工府谷堡移出芭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響水

堡移出黑河山上門堡移出十頃坪大兎鶻堡移出鸞鈴塔白落城堡移出甑營兒塞門堡移出務柳庄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艸亦各利便內高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寧塞營安邊營定邊營相去隔遠合於各該地名屈寺子三眼泉柳樹澗瓦劄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鄰近營堡量摘官軍哨守又於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通共二十四座連接慶陽定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共十座接連環縣俱於附近官軍量撥守瞭北面沿邊一帶空遠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爲溝墻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路因其舊堡廣其制必須寬大足

以積芻粟容客兵屯聚墩臺稠密營堡聯絡而緩急易於
策應可以遏震軍威矣

按斯地營堡墩臺僅有遺址率多廢圮虜人出入如履
平地當事者自傳塘烽報收斂人畜之外一籌莫展撫
有請復繫頸之心而委任權分則賞有限言
之督府漫不為意求如王復者閧不可得矣

十二月迤北瓦剌太師阿火帖木兒遣使哈三帖木兒等
入貢

按舊例迤北使臣入貢必由大同路其賞賚賞勞優於
他夷至是哈三帖木兒等乃從朵顏三衛人從喜峰口
入沿邊諸處先期以聞上以迤北使臣既混同三衛來只
以三衛常例待之命哈三帖木兒以待薄不平形於言過
背寫之以恃以書報罪仍以本等給賞之送[illegible]其使混
[illegible]夷使毋越四十人必從大同入朝更待以一遵故
[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

少保吏部尚書大學士李賢卒贈太師謚文達

賢，鄧州人，宣德八年進士，恭莊端重，練達時務，蔚姿祈諸議達官，引集賢太學，景泰中上正本十策，英宗寵長後上八君鑒古錄，天順初請發內帑銀二十萬濟山東飢民，與寬郵江南北大水，又所畫諸萬民軟軒年王李保姓，崔白許頑為諸大吏，文武皆稱大任，雖初遭曹氏之奸，羅織門達之讒，幾身不免，而上亦旋悟之，其陵初從請出宮人，簡近戚，及要其上道中所見軍民利病八事，又言祖宗朝宮禁甚嚴，內外官府內帑充積不得妄費，游有常所，拙起離宮，賜有常度，厥後啟倖途種學皆名言，誠救時之藥石也，但正學幾淵，終身亦遷而奪情起復，遠謫羅倫，則不免于相業未光云。

刑部左侍郎廖莊卒贈尚書謚恭敏

按莊心性抗直，遇事敢為，張飢之使全活，後治復儲一疏，大節凜然。